

8  
4

現代名人創作叢書

田漢創作選

上海仿古書店發行

848  
478-3



3 0474 7075 6

## 序

一提到田漢，我腦海裏不禁就憧憬着——他若一個C P主義者那樣令我可怕。其實，田先生的行爲我找不清楚，單就其作品來講，他是把真誠純潔天真的個性流露出來的浪漫主義的作家。他的作品中雖然也會蘊藏着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的，有時也會有反資本主義的思想，這些就是十足的中國國民的思想，這種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的思潮，是由吳淞口子隨着海潮湧進來激動了人們而產生的。「止水下層」的國民，對於這種思潮卻不見得在腦海裏怎樣澎湃過。感受到外來壓迫最嚴重的，當然是「止水上層」的通都大邑，及智識份子。至於反封建勢力的思想也祇出沒於一班智識份子的頭腦裏，那些「樂天知命」的國民，當然是不敢的。但是來代表中華民國國民性的，也只是這班「止水上層」的國民。田先生的作品就是代表這班「止水上層」國民來反映着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情形而作的。因此田先生的作品能得到大眾的歡迎，同時，田先生也因此而成就了一位作家了。

田先生是擅長戲劇，他是中國劇壇上的一位怪傑！他的劇本數量之多，故爲他人

難趕得上，尤其是感人之深，在現在的那些作家中，實在不能找到第二個人。他的那些嘗試的創作裏，表現我前面所講的那浪漫的情調，是非常的濃厚，讀者是一點不難的便不可以得到這樣的印象，如「獲虎之夜」，「咖啡館之一夜」，……這些都是很渾厚的表現着這種浪漫情味的。就是到後來，他的這副十足的浪漫的腔調，還沒有拋掉。其最討厭的便是他那浪漫而兼唐類的色相；在這方面卻不能不使他的作品實行「大減價」，同時也使我們覺得大大的失望。這些當然也是他的個性和環境使然，我們也不能厚否的。

田漢，字壽昌，湖南人。曾經到日本習過教育，回國後也會經營任過上海藝大和南國藝術學院的校長；也會主編過南國半月刊，南國月刊，摩登，……，也好像任某某影業公司劇本編過，近來田漢是未曾見過了，好像聽見人家說過：「我現在困居南京，大行其演劇的活動，……」我們對於田氏的希望，是不望他幹這些把戲，卻深深地希望他能在作品上努力研究研究，然後埋頭寫就好了。

宣城陳筱梅自序於上海仿古書局編輯室

# 田漢創作選目錄

## 序

### 一 戲劇

南歸·····	一
一九三二年的月光曲·····	三三
古潭的聲音·····	五九
回春之曲·····	七五
洪水·····	一四八

### 二 散文

離鄉的滋味·····	一六九
------------	-----

夢裏的故鄉·····	一六七
不堪回首的那一夜·····	一八〇

### 三 詩

七夕·····	一九〇
春月的下面·····	一九二
東都春雨曲·····	一九四
暴風雨後的春朝·····	一九六
黃昏·····	一九八

# 田漢創作選

## 一 戲劇

南 歸

人物：

母

女

少年農人

流浪者

時代：

現代

佈景：

農家門前，井，桃。

田漢創作選



【老母坐井欄縫衣，少年農人持釣竿，提魚串由右側上。】

少年 伯母。

母 啊，李大哥，釣魚去來嗎？（放下衣）

少年 釣了好幾尾魚，送給你老人家。

母 哦呀，好鯽魚。

少年 今天和爸爸從田裏回來，忽然想去釣魚，果然給我釣了好幾尾。快拿盆子來罷。

母 （進去拿盆子出來感了魚）你真是個可愛的孩子，又能幹，又勤快。

少年 你老人家誇獎得好。

母 真是，我要有你這樣一個孩子多好。

少年 有好的女兒，不也是一樣嗎？

母 女兒雖然好，究竟是女兒，男孩子做的事情總做不了。並且女兒總是要嫁給人家

的，也不能跟着我一輩子。

少年 ……假使女兒嫁了人依然可以跟着你，不也很好嗎？

母 那怎麼能辦得到。

少年 怎麼辦不到呢？

母 ……

少年 伯母，我拜託你老人家的事你問過了沒有？

母 怎麼沒有問過。不過問也是白問了。她還是想着那瘋子。

少年 你老人家難道就這樣順着她的意思嗎？

母 我現在祇有這一個女兒了，我不順着她，難道好天天打她罵她嗎？

少年 不過，這也不是一回事啊。別說那個人去了一年多了，不見得會回來，就使回

來，也不見得養你老人家一輩子。那樣流浪慣了的人也不知又要流到那裏去。

他去年要去的時候，你老人家那樣留他也留不住，他若是再要去，春姐可以跟着

他去，難道你老人家也好跟着他去嗎？

母 是呀，我也會這樣想過，從前老頭子在的時候，我還不覺得什麼，自從去年老頭

子一死，我所靠的祇有這一個女兒了，我怎麼不想把女兒嫁一個妥當的人家呢？

少年 那末伯母，你老人家覺得把牠嫁給我妥當不妥當呢？我家裏也有幾畝田，也有一些坡土，我也很能做工，從來不偷懶，家裏又在這近邊，還有什麼不好呢？

母 好自然好，可就是女兒不好辦。

少年 就是春姐她雖然還思念着那個人，可是日子久了牠也就會把他忘記了。何況我們從小一塊兒長大，他也不是那麼討厭我的。

母 是呀。我也這麼想啊，要是事情定了牠也不會怎麼不聽話的。

少年 既然這樣，那末你老人家爲什麼不早把這事情定下呢？

母 定下也可以。

少年 那末你老人家便是我的娘了。春姐沒有父親，我沒有母親，這一來彼此都有了。孩子，我剛才不說過了嗎？我願意有你這麼一個兒子。

少年 我歡喜極了。我歡喜得要哭了。

【女在內呼聲。】

女 媽！得弄菜了。

母 哦，我就來了。（對少年）我要弄菜去了。你坐一會兒，我叫春姐出來陪你！

【母攜剛補好的衣物和魚盆入內。】

少年 啊，我這一下心裏才安了。可是……

母 （在內聲）孩子，你到井裏打一點水來呀，你看缸裏沒有水了。

【女攜吊桶出。】

少年 啊，春姐！

女 （默然致敬）明弟，什麼時候來的？

少年 來了好一會了。

女 ……

【默然攜水桶至井邊打水。】

少年 打水嗎？讓我來幫你打罷。

女 謝謝，我自己會打。

少年 （止之）春姐……

女 ？……

少年 （欲泣）難道我這幾年來每天每夜的哀求，一點不會動過你的心嗎？

女 ……

少年 伯父是死了，家裏剩下伯母同你了。一個男子也沒有，難道就這樣子把一輩子過下去嗎？

女 明弟，你知道我是在等待着一個人的。

少年 我知道，不過他真會回來嗎？

女 會回來的。

少年 你怎麼能夠知道他一定會回來呢？

女 我是這麼想着！

少年 他有信給你嗎？

女 沒有，從他去了以後一直不會有過半行信給我。綠衣的信差，每天走過我家的門，可是他一直不會停留過啊。

少年 可不是！人家把你忘了，你怎麼還苦苦地記念着人家呢？

女 你怎麼知道他把我忘了？

少年 他一直不寄信給你，怎麼不是忘了？

女 不寄信給我就算是忘了嗎？他每天晚上總在夢裏來找我呢。

少年 那是你忘不了他呀。

女 對呀，明弟！至少我忘不了他啊。你看井邊的樹下，不是他老愛坐在這裏寫他的詩的地方嗎？他不是時常要我坐在那一邊給他畫的嗎？他不是又常愛拉着我手同靠着這枝樹坐了，對我講外國故事和他流浪的經過的嗎？你看這樹皮上不還彫着他贈給我的詩嗎？這樹還依舊的長着，花還依舊的開着，樹皮上的字還像剛剛彫的時候一樣的新鮮，我怎麼能夠忘得了他呢？……

少年 那末，春姐……

女 ……

少年 你究竟什麼時候可以忘記他呢？

女 明弟啊，要等到這樹枝枯了，葉也落了，花也不開了，樹皮上的字也沒有了……

少年 那是一輩子啊……

女 是呀，一輩子我也忘不了他啊，明弟。

少年 （跪抱其足）春姐，你這樣忘不了他，就這樣忘得了我嗎？我們不是一塊兒長大的嗎？我不是從不會離過你嗎？我不是願意永久地守着你嗎？……

女 明弟！你就不該是從小和我一塊兒長大的啊；就不該始終不會離開我啊；就不該要永遠守着我啊。你瞧他，他是和你多麼不同；他來，我不知道他從那裏來，他去，我不知道他往那裏去。在我的心裏他就像神一樣。他坐着的時候，站着的時候，他的眼睛總是望着很遠很遠的地方，我雖然不曉得什麼，可是我心裏想那很遠的遠方是怎樣一個有趣的地方，怎樣的充滿着自由愉快的東西啊。他是那麼一個神也似的人，他雖然離了我，我總是覺得他隨時站在我的身邊，隨時在對着我的耳邊細聲說話。我知道他那一天會忽然回來，會把我帶起去，帶到他那時時望着的那很遠很遠的地方去……

少年 啊，春姐。他一定是個鬼怪，一個精靈，你着了他的魔了。

女 也許，不過這是我願意的啊。

少年 那末，你怎麼也不願意我嗎？

女 ……明弟，我辜負了你。

少年 啊，春姐……

【母出。】

母 好啊，你們倆這樣好，娘就有靠了。

【女急起身提水入廚。】

母 （低聲對少年）孩子，她肯了嗎？

少年 （苦笑）唔。

母 那麼好哪。你明天謂何先生來，我就把八字交給他罷。

少年 唔。

母 怎麼這會兒到害起羞來了？快進去大家安排桌子吃飯。

少年 不，伯母，我要回去。

母 怎麼又客氣來了。進去呀！

少年 不，我去了，伯母。

母 你一定要去嗎？那末你明天早些兒同何先生來，我等着你了。

【少年持釣竿由右側下。】

母 到底是小孩子有點鬼害羞。（將入）哦呀，雞還沒有關哩。孩子，快給關了罷？別讓豺狼拖去了。

【女應。】

女 是。

【母入室開燈。女取米喂雞。】

女 嗶！嗶！嗶！

【趁鷄吃米之際一一捉之入埕。】

【關鷄畢，忽在門外顛一步，見一破鞋。】

女 媽！誰把這隻鞋拖出來的？

母 (在內) 什麼鞋？

女 (舉示之) 這隻鞋啊！

母 (在門口) 哦，那瘋子留下來的破鞋嗎？那還有誰，還不是來富(狗名)拖出來的。真是條沒用的狗！昨天把我攔在床下一隻雨鞋也拖出來了。

女 (取鞋默然玩視，發出嘆聲來。) 鞋啊，你破了！鞋啊，你破了！

母 (重至門口) 孩子，快進來呀，又在那裏破鞋破鞋的，你連他一隻破鞋都不肯丟掉，他恐怕連你名字都忘了呢。

女 媽。不會的啊。

母 不會的：你媽從前也會以為世界上有許多不會的事。可是後來那些不會的事都很不客氣的一樁樁的來了。比方你爸爸病得厲害的時候會拉着我的手說他怕死，我說，「這事是不會有的，你要是死了，丟下我們怎麼辦。」可是後來你爸爸畢竟死了。就是那辛先生罷，在我家住了一年多，我們對他也算不錯，就嘗做家裏人

一樣看待，以爲他是不會走的了。可是後來他也畢竟要走。

女 他是想起家鄉來了才要走的呀。誰又能丟得了家鄉？我要是流浪到很遠的地方去了也要想起家鄉來的呀。

母 你以爲他真是想起家鄉的緣故嗎？

女 怎麼不是？他走的時候對我說他看見了江南的桃花，不覺得想起北方的雪來了。他們那裏有灰色的天，黑色的森林，白色的雪山，他快三年不會見過那雪山了。就和我要是出門三年了，也不能不想起我們這桃花村啊。何況據他說，那雪山脚下還住着他那年老的爸爸，可愛的妹妹，他怎麼不想要回去呢？

母 咳，孩子，你別替他辯白了。他可會告訴你那雪山腳下還有一灣碧綠的湖水，湖水旁邊還有一帶青青的草場，草場上放着三五隻小羊，柳樹下坐着一個看羊的姑娘呢？

女 ……

母 他可會告訴你，那姑娘帶帶她的小羊，來到那湖邊的草場上，對着那快要下山的

太陽低聲兒唱歌呢？

女  
……

母 他可能會告訴你，他雖然流浪在遠遠的南方，可是依然忘不了那姑娘，那姑娘唱歌的聲音還很淒涼的留在他的耳邊呢？

女  
……

母 他可能會告訴你，他忘不了那姑娘，——那姑娘灣灣的眉兒，又大又黑的眼睛，還有那披在肩上的黑色的波浪似的好頭髮呢？

女  
……

母 他可能會告訴你，他因此才離開南方，回到他的故鄉，去看那看羊的姑娘，自然也看看他那雪山脚下的他爸爸和他的妹妹。他此刻當然已經娶了那個姑娘，白天裏在山上，湖邊唱着歌，晚上談笑在一房，誰還記得南方有個傻孩子，還抱着他留下的破鞋，儘在這里想着他望着他呢？

女  
……（抱着破鞋木人似的倒了）

母 噯呀，孩子，娘錯了，娘是騙你的，你怎麼這樣地當真呢？孩子！孩子！

女（撫着鞋）啊，鞋啊，我的命運和你一樣啊。

母 啊，謝天謝地。孩子，娘時常教你別這麼癡，這年頭癡心的人過不了日子的啊。

你得想開些，快把這破鞋扔掉罷。抱在身上把衣服弄髒了，娘回頭難得洗啊。

女 不……

母 孩子，快起來呀。聽話。

女 不起來……

母 別和娘淘氣了。現在祇剩下娘和你了，沒有你誰還來管娘，沒有娘誰還來管你呢。

女（拉着她娘）娘……

母 孩子……

母（聞得廚房飯香）呵呀，飯燒焦了，孩子，聽話，快起來，娘要弄菜去了。

【母急下。】

女（徐起坐在樹下的井欄上，感傷地念樹皮上的詩：）

這里我會倚過我的手杖，  
這里我會放下我的行囊。  
我在寂寞的旅途中，  
會遇着一個可憐的姑娘。

我會和她並坐在樹陰，  
我會對她談流浪的經過，  
她睜着那又大又黑的眼睛，  
癡癡呆呆地望着我。

姑娘啊，我是不知道愛戀的人，  
但是你真癡得可憐，  
我縱然流浪到多遠，

我的心兒將永在你的身邊。

你聽見晚風兒吹動樹葉兒鳴，

那便是我呼喚你的聲音。

你看見落花隨着晚風兒飄零，

那便是我思念你的眼淚縱橫。

【忽來一人影，漸行漸近。女徐徐抬起頭來。】

影 這裏是春姑娘的家嗎？

女 是。那一位？……（漸近其人）你不是辛先生嗎？

影 啊，春姑娘，我來找你來了。

女 真是你？我不是做夢嗎？（審視）啊，辛先生：望得我好苦。

影 ——（卽流浪者亦前抱女）

母 孩子，怎麼不進來吃飯呀？誰來了？誰？（徐徐走近）啊，你啊。

流浪者 ……

女 是啊，是他來了。我以為是做夢呢。娘怎麼樣？他畢竟給我望到了。

母 這真是來得巧，我剛才正和春兒講起你呢。快到這兒來坐。

女 是呀，快到這裏坐。

流浪者 （走到井欄傍）這樹長這麼大了。

女 回頭你看我們的來富可真是長得大呢。Dui Dui怎麼不見了？

母 同李大哥去了，他頂愛走人家的。

流浪者 （放下包，取下帽子。）又到這枝樹下了！

女 （急接了帽子從他手裏搶下手杖，飛跑地藏到屋子裏去。）

流浪者 春姑娘一年不見也高得多了。

母 也該高了，今年十八歲了。這孩子真癡，你看這是什麼？

流浪者 這是誰的鞋？

母 是呀，我知道你自己也一定忘了，這是你自己的一隻破鞋，你不要，她可把牠當

寶貝似的一直藏到今天。

流浪者 ……

女 (打水出，給他洗臉。)

母 對啊，辛先生洗個臉，把東西放下舒服舒服罷。

流浪者 謝謝！(洗臉)

母 你這次打那兒來的呢？

流浪者 由北邊來的。

女 你該看見那灰色的天，黑色的森林，白色的雪山啦？

流浪者 自然看了，因為看夠了，所以我又想起南方了。

女 還有那雪山脚下的湖水，可還是一樣的綠嗎？

流浪者 綠得像碧玉似的。

女 那湖邊草場上的草，可還是一樣的青嗎？

流浪者 青得和絨氈似的。

女 那草場上還有人放着小羊嗎？

流浪者 唔，絨氈似的草場上也還時常點綴着三五隻小的白羊吧？

女 那羊的傍邊，那柳樹的下面……

母 那羊的傍邊，那柳樹的下面，那個看羊的姑娘呢？

流浪者 ……

母 你已經娶了她罷。

流浪者 ……

母 怎麼不帶她回到南邊來呢？

女 是呀，怎麼不帶她回來呢？我聽了母親的話，我就想像她不是怎麼樣的一個有趣的姑娘哩。

流浪者 ……春姑娘，你也要來苦我嗎？

【抱着 Guitar 且彈且唱。】

模糊的村莊迎在面前，

禮拜堂的塔尖高聳昂然，  
依稀辨得五年前的園柳，  
屋頂上寂寞的飄着炊煙。

耕夫踏着暮色歸來，  
我佇立在她的門前，  
月兒在西山沉沒，  
我凝望着蛋白的曙天。

我無所思，  
也忘了疲倦，  
只佇立  
在她的門前。

我是這樣沉默啊！

沉默而寡言；

我等待着天落入懷裏，

我佇立在她的門前。

漸漸聽得傳言：

她已經嫁給旁人了，

在你離家後的第一年，

她終至憂傷而殞命了，

在你離家後的第三年。

母 怎麼，有什麼難過嗎？後來你們沒有結婚嗎？

女（代為解釋）他回去找她，纔知道她早已在他門後的第一年嫁給別人了，嫁人之

後的第三年，就急成了病死了，……

母 哦，那姑娘嫁了人又死了嗎？這真是……那末，還有那住在雪山傍邊的你的爸爸呢？

女 妹妹呢？他們都好嗎？

流浪者 （眼含着淚繼續的唱）

漸漸聽得傳言：

你的父親早經死了，

你的妹妹流落在天邊，

那不是你家舊日庭院，

廢墟上飄繞着荒煙。

女 啊呀，他爸爸也死了，妹妹不知流落到什麼地方去了。

母 噯呀，可憐，怎我們的命都是一樣的苦。

流浪者 啊，你爸爸呢？還沒有回嗎？

女 辛先生，我的爸爸再也不會回了，我也和你一樣沒有爸爸了。

流浪者（驚悼）伯父什麼時候死的？

母 快半年了。

流浪者 啊，人生的變動怎麼這麼多啊。人都是這麼匆匆的來又是這麼匆匆的去了嗎？

女 辛先生，這一趟你可不能匆匆地去了。你的家裏剩下了你，我的家就剩下娘和我了。我們的家須要一個男子，須要一個扶助我們的人。辛先生你就是這個唯一的人了。我是決不讓你離開我們的。就是我媽媽也決不能讓你走的。媽，是不是？

母（爲難）唔。是呀。

女 你一定不要走的呀。可憐我想得你好苦，望得你好苦。你丟下的這雙破鞋，每晚做了我的枕頭。你在這樹上刻下的這些詩，都成了我每天的課本。我思念你的心隨着這樹一天天長高，你要是真不來了，我要變成這隻被你忘記的破鞋了。可是你畢竟來了，畢竟被我望到了！我是怎麼樣也不能離開你了，辛先生。你能答應

我不離開我嗎？

流浪者 春姑娘，你知道我是一個永遠的流浪者，我怎麼能說得定呢？不過我實在疲倦了。我爲着求安息才回到故鄉，我以爲那灰色的天，黑的森林，白的雪山，綠的湖水，能給我一些慈母懷裏的慰安。可是我一知道她嫁了，死了父親也不在了，妹妹不知道流落到那里去了，我才覺得，那些天，森林，雪山，湖水，都變成我悲哀的包圍了！雖然朋友們留着我在故鄉作事，也有不少錢；我幹了幾個月，覺得多留一天，多受一天痛苦。在痛苦之中記起你們的熱溫溫的同情，所以我提着我的行囊，背着我的 Guitar，不知不覺的又流浪到南方來了。想不到我這個四海無家的流浪者還有春姑娘這樣一個關心我的人。春姑娘！你說不願意離開我，難道我就能離得開你嗎？不過春姑娘，我就答應不離開你，誰能又保得定沒有不能不離開你的那一天呢？

女 不能不離開是命運。我是要和命運打架的。我怎麼也不離開你。

流浪者 那麼我也決不離開你罷。

女 好，辛先生，我高興極了。媽，你也替我歡喜罷，他說他不離開我了。

母 孩子，你怎麼儘拉着辛先生講話，他這麼遠來，自然是餓了。怎麼不快弄飯給他

吃呀？

女 是呀，是呀，我馬上弄飯來。媽，沒有好菜怎麼辦？

母 今晚隨便吃一點，明天再去弄罷。

女 哦，我把明弟送來的魚蒸了好不好？

母 好呀。

女 辛先生，你坐一會兒，我弄飯去了。

【女入廚。】

流浪者 我快一年沒有來了。

母 不止啊，一年多了。你去年走的時候，桃花還沒有十分開，這一趟來，桃花早落

了滿地了。

流浪者 日子真是快得很。

母 是呀，我們屋後面的桃樹今年也開花了。你若是早一點兒來，還可以看得到許多桃花，來遲了，真是可惜。

流浪者 可惜了。不過日子長着呢。我既然不走，我想多多的在山上種些桃花，簡直把這里弄成個桃花源罷。

母 唔。對啊。不過辛先生你畢竟來遲了。不要你早來幾天幾個月，祇要你早來一點鐘就不同了。

流浪者 怎麼，桃花落的那麼快嗎？

母 不是桃花落的快，是事情變得太快了。辛先生……

流浪者 ……

母 我的女兒在你來的前一刻鐘，我把她許給一個姓李的孩子了。

流浪者 ……

母 你也別難過，你依然可以在我家住，不過我不能不把這事告訴你。春兒對你很熱，他癡癡地思念着你你，又一年多沒有來，連信也沒有一封，我祇當你已經同那個看

羊的姑娘結婚了。所以我勸春兒嫁給那姓李的孩子，因為你知道春兒快十八歲了，也該嫁了。雖然他很聰明可以念書，但她不該生在窮人的家裏，又沒有父親，那來這福分？……那姓李的孩子也算是好的了，人又誠實又勤快，家裏也有幾畝田，一些坡土；又是和春兒一塊兒長大的，春兒也不討厭他，我想把春兒嫁給他。我也有靠了。剛才我又教李家的孩子親自去問過春兒了。

流浪者 春姑娘怎麼說？

母 春兒也答應了。……

流浪者 哦。……

母 我想下個月就簡直揀個好日子把春兒送過門去，你說好不好？

流浪者 (苦笑) 好。

【女在廚下。】

女 (叫) 媽媽，我們還是在屋子裏吃呢？在外面吃呢？

母 在外面吃太冷了。還是在裏面吃罷。

女 那麼我把桌子擺在裏面了。不過再等一等，我到園裏再去找一點菜來。

母 辛先生，我們進去罷。白天裏很暖，到了晚邊又冷起來了。到底還是春天呢。

流浪者 是呀。不過伯父，我要求你老人家一件事？

母 (很耽心地) 什麼事呢？咳，你早來一點鐘就好了。

流浪者 不是。請你老人家替我到裏面把帽子和手杖拿出來給我。

母 爲什麼？

流浪者 沒有什麼？

母 辛先生，你要去嗎？你要是去了，春兒可多麼難過。你今天怎麼也不能走。

流浪者 因爲我不想使春姑娘難過所以要走。

母 就是走也等吃過飯再走啊。

流浪者 不吃飯了。再遲我趕不上客棧了。

母 不。今晚無論如何不要走。辛先生。

流浪者 我走定了。你老人家是知道我的脾氣的。請你老人家趁着春姐不知道快把帽

子和手杖拿給我罷。

母 這真是沒有法子。

【母入室。】

流浪者 (先取小刀剝去樹皮上的詩。旋拾起破鞋。)

啊，鞋啊，你破了，你破了，

我把你遺留在南方。

我蹣跚地舊地重來，

你却在少女的枕邊無恙。

我見了你，記起我舊日的遊踪；

我見了你，觸起我的心頭的痛創。

我孤鴻似的鼓着殘翼飛翔，

想覓一個地方把我的傷痕將養。

但人間那有那種地方，那有那種地方？

田漢創作選

我又要向遙遙無際的旅途流浪。

破鞋啊我把你丟了又把你拾起，

珠寶似的向身上珍藏，

你可以伴着我的手杖和行囊，

慰我淒涼的旅況。

破鞋啊，何時我們同倒在路傍。

同被人家深深的埋葬？

鞋啊，我寂寞，我心傷。

母 帽子和手杖都拿來了。春兒那癡孩子，把牠藏在看不見的地方連我都幾乎找不出

來了。不過辛先生，你就一定要走也等吃過飯再走罷。

流浪者 要走，何必等吃飯呢？（戴好帽，依然負好行囊，Quinn，拿了手杖。）伯

母謝謝，再見了，你老人家好好的保重。

母 真是……你就這樣走了，我難過極了。什麼時候走過我們這里，再進來坐坐。

流浪者 好。不過我再不敢走舊路了。

母 ……你有什麼話囑咐春兒沒有？

流浪者 我有什麼話？……我是爲着看桃花到南方來的，現在桃花快落完了，……我來遲了。還有什麼話說。……不過請你老人家告訴春姑娘，教她別那麼念我了。人生是個長的旅行。或是東，或是西，他只能走一條路。我是個不幸的人，我不願意她來分我的悲哀，而且悲哀也不是別人分得去的。破鞋我帶走了。樹皮上的字我刮去了。此外我想不會有什麼悲哀的痕跡給一個幸福的人罷。人生自然不盡是幸福的，她若是在什麼難過的時候請她知道世界的那一角上有個流浪的人在暗暗地替她祝福罷。……再見了。

【下場。】

女 (在內) 媽，菜弄好了，桌子也擺好了，請辛先生進來吃飯罷。

母 唔。

女 (在內) 哦呀，媽，辛先生的帽子呢？

母 他戴了。

女 (在內) 手杖呢？

母 他拿了。

女 (出至門口) 辛先生呢？

母 他走了。

女 他怎麼走的?!……你老人家把他氣走的嗎？

母 不是。

女 他說什麼沒有？

母 ……沒有說什麼，他祇教你好好的聽娘的話

女 那有的事！(披衣欲跑)

母 你到那里去？孩子。

女 到遠方去。辛先生！辛先生！(追去)

母 (追上去) 孩子，孩子。

## 一九三二的月光曲

『月到中秋分外明。』

登場人物

- (1) 王茂林，前外商公共汽車賣票工人。
- (2) 他的女人，林三姐。
- (3) 他的女兒，阿金，和他的剛一歲的孩子，小毛。
- (4) 林德潤，茂林的內弟。外商公共汽車新賣票工人。
- (5) 張國良，山東幫的前賣票工人。
- (6) 施有貴，湖北人，銅匠間工人。
- (7) 二嫂，被捕工人陳阿二之妻。
- (8) 包探巡捕。

(9) 阿四不登場。

時代 現代。一九三四中秋夜。

地方 上海

王茂林家

(茂林和有貴靠着桌邊，低聲談着什麼。茂林手弄着茶碗似乎非常憂煩的樣子。聽了有貴說了幾句話又振作堅決起來。小孩子哭得厲害。妨害他們的談話。)

茂林 不要哭！(生氣向他的女兒) 阿金，拍一拍他呀，幹什麼去了？

阿金 (放下手中的活計趕忙拍小孩) 小弟弟睏覺覺，啊啊啊……

茂林 (回頭對有貴) 好，祇要你們肯幫忙，我們還是可以勝利的。

有貴 幫你們的忙就是幫我們自己的忙。我去邀春山他們，要開車的也參加。明天早上我們在××茶館裏見。(起身)

茂林 吃過晚飯去不好嗎？(自笑) 不過我老婆沒有回，還不知道有沒有晚飯吃呢。

(衙堂裏放鞭砲。)

有貴 對呀，今天是中秋，資產階級都鬧着過節哩。

茂林 反正在我這里隨便吃一點飯去罷。

有貴 不要客氣。我還要去找兩三個人。太晚了恐怕要回不去，你知道後天是九一八紀念，帝國主義和他的走狗們怕我們反抗，到處都戒嚴呢。

茂林 好，那麼你先走罷。我隨後也要到會裏去的。（有貴取帽子戴了匆匆下樓。）  
茂林 （送到樓邊）不送了。（折轉來到牀邊逗了逗小孩。）小毛！

（小孩又哭。）

茂林 （拍拍）啊啊啊。別哭了，媽媽一回兒就回來了。

阿金 他是要吃奶了。

茂林 給一點奶糕他吃呀。

阿金 （指桌上的筒）早沒有了。

茂林 飯呢？用開水泡一點飯饅饅他。

阿金 （起身）好。

茂林 啊……小毛毛別哭，姐姐泡飯給你吃了。（忽停着叫他女兒）哦，阿金！你

到晒台上去看看我的衣乾了沒有？

阿金 好。（轉到晒台上去）

楊二嫂上樓來。敲門。

茂林 誰呀？（門開）哦，二嫂子，請進來坐。

二嫂 （含着寂寞的笑進來）你今天在家裏過節嗎？

茂林 那裏，我們還過什麼節。我是剛回的，一會兒又要出去。

二嫂 大嫂呢？

茂林 她出去好半天了，馬上就要回的。我等着她弄米回來吃晚飯哩。

二嫂 我也是來借晚飯米的啊。

茂林 你不來我也安排送過來的。比起我們家來，你家的這個節又過得更苦了。你該

有些埋怨我們罷。

二嫂 幹嗎埋怨你們？又不是爲着你們纔罷工的。我爸爸說得好，老二雖然給捉去了，

他倒可以在牢裏安心地過一個好節了。苦的還是我們這些在牢外面的。你想老的小的都等着要吃，天氣涼了，還得想法子送衣服進去，叫我一個女人怎麼辦。

茂林 是啊。……我今天上午碰了石和生的老婆，她也這麼說哩。我們罷委會正在想

法子，一面再請律師去替被捕的同志辯護，一面募些款子來援助被捕同志的家屬，二嫂 那更好了。不過我們這次的罷工不是完全失敗了嗎？

茂林 失敗了。可惡的外國資本家，欺負我們沒有自己的政府，從最初就強硬到底，收買大批走狗，破壞我們的團結，捕去我們有力的幹部，曉得上海有的是失業的人，他們快招到三百多新工了，皮爾那傢伙親自訓練。現在各路的車子差不多都恢復了。我們是失敗了。

二嫂 我們……我們難道就這樣算了嗎？（她憤恨得快哭出來）

茂林 不的，二嫂嫂，我們工人階級的意志是鐵的意志。我們不是爲失敗來罷工的，我們是爲着勝利，我們相信我們一定要得最後的勝利纔幹的。

二嫂 要不是這樣相信，我也決不讓老二去幹那危險的事了。不過現在真是爲難得很。

茂林 誰不是呢！

（女兒拿衣服進來，）

阿金 （對二嫂爲禮）啊呀，楊伯媽。

二嫂 阿金姐，你今天沒有上廠裏去嗎？

阿金 怎麼不去，我現在是做晚工，一會兒就要去的。媽媽還不回，沒有人招扶小弟弟哩。

二嫂 真是阿金姐能幹，不知代替媽媽做了多少事，現在又可以賺錢養家了。

茂林 我本想送她到小學裏讓她去多認識幾個字。沒有法子，書是有錢人讀的。這麼一來不能不讓她也去替我幫幫小忙。

二嫂 我家裏的女兒要有阿金姐這樣大就好了。

（阿金把衣摺好交給她父親。）

茂林 （一面換衣）阿金你拍拍小毛。

阿金 （拍仍哭。）

二嫂 小姪姪要吃奶了。剛纔阿貴嫂送了我一點奶糕，沖點給小姪姪吃罷。（自己起身沖奶糕）

茂林 謝謝你。

二嫂 我們還用客氣哩。

茂林 啊呀，他的娘回來了。

（他的妻三姐，提着一袋米，一小籃子菜進來。）

三姐 今天買菜貴得要死。

二嫂 （半頑笑的）噯！一開口就不說好話，你忘了今天是過節嗎？

三姐 就因為是過節纔把菜都買貴了呀。

茂林 早上去買還好一點，這時候去自然更貴了。怎麼樣，當了多少錢？

三姐 瞧你這個人！有客人在這裏怎麼好問那樣的話呢？

二嫂 我這樣的客人是不要緊的。現在這個世界有東西拿去當還算是闊人哩，怎麼樣

，大嫂嫂，你們的米要是有的多，我還想分一點去，成不成呢？

三姐 多是多不了的，分是讓你分一點去。怎麼，又勞你替我的孩子冲奶糕，我們家奶糕不是沒有了嗎？

二嫂 阿貴嫂分給我一點，我又分一點給他吃。

三姐 那怎麼好。

二嫂 有什麼不好，他可不是我的可愛的姪姪嗎？

三姐 這麼說，我更得分點米給你了。（一面含笑分米）我們也實在沒有什麼好當的了。包了他那件沒有繳去的號衣和一些零碎東西，跑了好幾家纔當掉，別的人家都不要，要的又祇肯出一塊半錢。說了半天好話，說要過節沒有法子纔當了兩塊錢。

二嫂 你把號衣當掉了嗎？我們家那身給黃老板催逼了好幾次，早繳還給公司了。

茂林 那一個黃老板？

二嫂 黃元茂雜貨店的黃老板，就是替老二做保的那個人。他說公司催的很緊，不繳去要問他賠的。

茂林 我們這裏也催過好幾次了。我不管，當掉了吃幾餐飯再說。

三姐 好了。二嫂，分給你兩升米應應急，過了今天再說。我們反正祇能夠吃一餐算一餐的。

二嫂 行了。有了兩升米我們家裏可以過兩天了。這些日子我們一家人都祇吃一升米一天哩。（放下奶糕碗提起米袋要走）好，我少陪了。

茂林 我們早一點弄飯，吃過晚飯去吧。

二嫂 不。

三姐 那麼至少坐一坐啊。

二嫂 坐也不坐了，怕家裏老人家不放心。我的頂小的那個孩子，今天是過出世以來第一個中秋節，老子給捉去了，難道娘也好不在家嗎？

三姐 好了，那麼說，你就快些回去吧。我也送點東西給你的孩子。（從籃子裏拿一點東西給她）

二嫂 （接過）啊呀，香蕉，好極了，我們孩子頂歡喜吃這個，這幾天他又上了火，

拉屎也拉不出來，撒的尿全是黃的，正好讓他吃吃香蕉哩。好，少陪了。

茂林 慢走，我們明天許來看你們。

三姐 好生走，拜上伯伯，沒有過去替他老人家拜節。二哥的事不用着急，我們大家要想法子的。

二嫂 曉得了。這樣的事是嚇不倒我們的。

（她下去了。）

（阿金饅小孩子奶糕。）

三姐 你去洗米啊。快些弄了飯去上工。小孩子我來饅，我實在走得有些累了。

（茂林換衣。）

三姐 怎麼你又要出去馮？今晚一晚待在家裏不也成了嗎？

茂林 晚上我還要去走幾家人家。

三姐 （一面饅孩子一面有些怨恨地）不在家裏吃飯嗎？

茂林 吃過飯去也好。回頭恐怕還有幾個客來。老張說是要來看我。

三姐 那一個老張？

茂林 就是那個山東人。

三姐 叫張國良的，是不是？他不是頂反對你們的嗎？

茂林 起先因為沒有舉他們山東幫的人做罷委，他反對我們。聽信了××派的話，一定要另外組織罷委上××府本請願。我們說請願是沒有出路的，我們不相信，我們也就陪他們去，後來果然是一點辦法沒有，他們纔相信我們的話是對的。我們又把山東幫的人也舉了幾個參加罷委，所以他們現在反而成了我們的好朋友了。他曉得我家裏困難，說還要替我想點法子哩。

三姐 他們山東老鄉幫口是很緊的。

茂林 我們中國是一個半封建的國家，同鄉觀念到處都還是很深的。我們定要打破這種觀念纔能夠發展我們階級的組織。不過目前也還是相當地要利用這種關係能夠深入他們的。

三姐 我不討厭山東人，却有點討厭湖北人，「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老，」這話，

真有點不錯。今天來收房租的那傢伙就是個湖北人，二房東徐先生不在家，他的少奶奶要我去對付他幾句。我說今天是過中秋節，請他改一天來。那傢伙其勢兇兇地說：『外國人不過中國節的，』非要不可。開口閉口總是拿外國人來唬嚇人。茂林 你這就是地方觀念。做資本家的走狗的無論是那地方的人也一樣的好不了。銅匠間的施有貴就是湖北人。他就是我們的頂好的同志。他正在那裏發動銅匠間的工人應援我們。我們要早和他聯絡就好了。這趟我們沒有發動銅匠間工人開車工人來參加也是失敗的大原因。

三姐 那姓施的——

阿金 (遮住他們的對話) 媽媽，米淘好了，火也生好了。我來不及吃晚飯，想吃一點開水泡飯上工去，不然就要晏了。

三姐 好，你快些吃了去罷。飯我自己來燒，反正也沒有什麼菜。(回頭望她丈夫) 那姓施的來過嗎？

茂林 (小孩子吃過東西，慢慢地就睡着了。) 他剛去的。

三姐 難怪了，我昨天碰了他，他說要來看你。……哦。我還要告訴你，我的兄弟也要來看你。他昨天來過一次了，你不在家。

茂林 你說你那一個兄弟？德純嗎？

三姐 不是，是德潤。

茂林 德潤！他要來看我？看我幹嗎！

三姐 他說他要來向你解釋。他剛從廣東來不曉得這邊情形，又沒有找着我們……

茂林 得了，你對他說沒有什麼解釋的。叫他謹防再挨打！我昨天晚上還打了一個工賊。

三姐 （很悲切地）他也沒有法子纔去投攷的，他又不曉得你在廠裏。你們碰了他好好地對他說就成了。幹嗎那樣打他呢？無論怎麼說，他總是你的親戚啊！

茂林 他是我們的階級的敵人！是我的什麼親戚！

三姐 那你不認他做親戚了。

茂林 ……………

三姐 你乾脆連我也不必認了罷。

茂林 (冷然地) 這不必奇怪的。你那一天做我們階級的敵人，我那一天就不認你做老婆！

三姐 …… (停住拍小孩的手拭淚啜泣。)

(新賣票工人林德潤穿着號衣突然跑進來。)

德潤 (一把握住茂林的手。) 茂林哥，我——我不是你們的敵人，是你們的戰友。

茂林 (把德潤用力推開) 媽的，你是我們的戰友？你這破壞我們罷工的工賊！

德潤 茂哥，你聽我說！

茂林 沒有什麼說的，你走！不然我就要打你。

德潤 茂林哥，你要打你就打罷，你應該打的，我破壞了你們的利益。但那時我也有我的苦衷的，我從中學畢業出來，滿想找一點什麼事情，誰知道從故鄉跑到武漢，從武漢跑到廣州，到處都是失業的人，找不着半點事，回到上海來又找不着你們，住在小客棧裏一點辦法也沒有，恰好這個時候公司裏鬧風潮，把舊

有的賣票的都開除了，另招新工，有人勸我去投效，我祇好去試一試，自然很容易就攷取了。當時說工資一層比舊工人的二十三塊還有的加，我當時想到在這一個時候是找着生路了。

茂林（憤然）你可曉得你找着了生路，別人都被你們害得不能活了嗎？

德潤 曉得的。起先我不過覺得有些問良心不過，後來我看見你們組織了決死隊，到處打汽車，我自己又給你們拖下來打了一頓，我纔曉得事情是比我所想的嚴重得多。我想我寧可以不吃飯不可以再做工賊。

茂林 那你現在爲什麼還穿着號衣呢？你沒有想到這是從我們身上剝去的嗎？

德潤 因爲想到我纔安排不幹的。但是我一個人不幹了有什麼意思呢？我們有三百多人都是爲着沒有法子生活纔進去的。要不幹我們大家不幹。

茂林 你們是爲着同情我們嗎？

德潤 與其說是爲着同情你們，不如說是爲着我們自己的利益。

茂林 公司對於你們不是優待得很嗎？每張車子上不是派武裝巡捕替你們保鑣嗎？不

是允許加你們的工錢嗎？不是……

德潤 恰好相反的，茂林哥。我們新工也被開除了五六十人了。本來允許加我們工錢的，這個發下來的還是二十三塊錢。從前那些高麗查票員在你們罷工的時候不是不肯代替你們賣票嗎？現在也都被開除了。換了一大批萬惡的白俄查票員，公司發給他們每人一根皮鞭子，逼着我們有措油的或是不如他們的意的，他們就用皮鞭子抽我們。瞧我的臉上！我祇忘了賣一張票，他就是一鞭子抽過來。茂林哥，你們那天晚上打我不能不算利害，可是我一點也不怨恨你們，我覺得我是對不住你們，應該受你們的制裁，但是這些白俄，這些帝國主義的死走狗，竟把我們不當人。這一鞭子的仇恨我是一輩子也不忘記的。不但是我，我們三百幾十個人沒有一個肯在白俄的皮鞭子下面服務，我們前天開了一次大會提出了幾個要求，趕走這些狗娘養的白俄查票員；不許開除工人，要改良我們待遇，增加工錢到四十塊。中秋節要發節費。

茂林 唔，我們罷委會的要求大體是一樣的。那麼你來找我幹嗎？

德潤 我們想和沒有繳掉號衣的老同事聯合起來，廠裏和廠外打成一片。他們說你不是沒有繳掉號衣的嗎？

茂林 哼，沒有繳掉，繳到當舖裏去了。唔，（熱心地）唔，你們的條件已經提出去沒有？

德潤 今天早晨提出去了。

茂林 假使外國資本案不答應你們的條件呢？

德潤 有人主張再去請願。

茂林 再去請願？×××！我們的經驗不是夠你們學習嗎？

德潤 是的，所以我們還是主張靠自己的力量，假使資本案不接受我們的條件，我們決定罷工！

茂林 （極止之）喲，小聲一點，公司的走狗阿四就住在我們隔壁。——唔。（更進的）假使公司照舊強硬到底，把你們全部開除另招新工呢？

德潤 我們也想到這一點。但是我們已經決心了。外國人強硬到底，我們也強硬到底，

他們若是再招新工，我們就要打死那些新工！特別是那些白俄！

茂林 哈哈，你們也痛恨人家破壞你們的罷工嗎？

德濶 (面赤) 不過我想他們就是再招多少次新工也是要鬪爭的，也是要罷工的。二

十幾塊錢一月誰能夠維持生活？况且還要挨白俄赤老的皮鞭子。

茂林 可不是，無論中國外國的資本家怎麼樣厲害，我們的鬪爭是不會停止的。——

唔，可是開車的，和銅匠間的兄弟們都接洽過沒有？

德濶 也派人去接洽了。今天晚上老何家裏請吃節飯，說就是談這件事的。(小聲)

(有人敲門。茂林急止德濶，去開門。)

山東人張國良進來。

茂林 啊呀張先生，嚇了我一跳。

國良 哈哈，你當我包打聽嗎？我是特來拜節的呢。

茂林 不敢當，不敢當。請坐，請坐。我們雖是好朋友，你可還是第一天上我家，——

我替你介紹一下，這是我老婆，這是我的親戚，這是我大女兒，那是我的小孩。

國良 啊呀，好福氣。

三姐 還是福氣哩。不知道給什麼他們吃。——。（遞茶）張伯伯請茶。

國良 謝謝你。我說嫂別着急，吃總是有得吃的，常言說得好，天生一個人總是有有一份糧的。要不然窮人都別生孩子了。好，今天伯伯請你們吃月餅。（把帶來的包子打開）

茂林 啊呀，好極了。我知道你一定要帶什麼好東西來的。不過何必真這麼費事呢？國良 這有什麼。無非大家樂一樂。我原籍雖是山東，家是住在安東的，去年九一八的亂子一來，老婆，兒子全沒有消息了。現在剩下我一個光人在上海。平常還沒有什麼，到了過年過節，總不免更加想起他們。看了你們這樣有兒有女的真是羨慕極了。

茂林 那有什麼呢？我們的兒女不就是你的兒女嗎？我叫他們都拜你做乾爹好不好？國良 好極了。

茂林 （吩咐阿金）阿金以後就叫張伯伯做乾爹好了。

阿金 好。(她的飯吃好了。)

國良 乾爹不是可以白做的，今天沒有預備禮怎麼好呢？

茂林 要什麼禮，月餅不就是上好的禮嗎？(拿一個給阿金)快謝謝乾爹。

阿金 (接過)謝謝乾爹。(她匆匆要出去的樣子)

國良 不要謝，不要謝，改天買衣服料子給你，啊，好孩子。

阿金 (收拾籃子)舅舅，乾爹，多坐一會兒，我要去了。

國良 噢，你上那裏去啊？

三姐 他要上工去了。今天已經遲了。(她和德潤談着什麼)

國良 她也在廠裏嗎？

茂林 她在這靠近左邊的一家絲廠裏。今年絲生意不好，原關了門，最近纔開門的。

國良 真是好孩子，就能做工幫家裏了。我那個女兒原先也是在安東一家絲廠裏的呢。

茂林 是嗎。(天色暗了，起身點了一支洋蠟。外面鞭砲又響)

三姐 (停了停和她兄弟的對話)爲什麼不把她帶到南邊來呢？

國良 她的祖母很歡喜她，離不開她。現在想起來反而是把她帶來好着了。雖說沒有飽飯吃，靠着賣血汗，性命總是保得住的。

三姐 我看張伯伯不必着急，她一定還是在的，不過是沒有寫信給你就是了。說不定什麼時候你又可以在碰見她們。

國良 咳，嫂子，我不做那樣的夢了。那有那樣的好事。其實呢這也不算什麼。現在東三省亡了快一年，有三千多萬中國人做了東洋人的奴才。今天據報上說是東洋承認什麼滿洲國的日子，中國人也是一點不在乎的。你聽，外面鞭子炮仗放的多麼起勁，好像替東洋人在那裏慶賀似的，一點也不痛心，我失掉了一個老婆一個女兒又算得了什麼呢？你知道我們山東很苦，官府剝削得厲害，靠種田是不容易活的，所以許多的人都到外面去謀生，我們隔高麗國很近，到高麗國去種田，做工，做小生意的很不少。前年不是鬪高麗人殺中國人的案子嗎？我們的親戚鄰近的有的給殺掉了。有的給打傷了。誰不知道這是東洋人頑的把戲？但是中國派一個官到那裏去看了一下就算完事。——反正，沒有說的，中國人的性命就不值錢

就是。

德潤 (他插進來講話) 我想中國人總有值錢的一天!

國良 對呀，我也這麼想。——哦，對不起，我祇願自己說話還沒有請教你老兄貴姓  
哩。

德潤 敝姓林。

茂林 他是我們的老舅。

國良 哦，(打量他的號衣) 林老哥也是我們的老同事嗎?

德潤 (很惶愧的) 不是。

茂林 (帶笑的) 他是新同事。

國良 ——新同事?

茂林 他不但是新同事，而且還挨過我們的打的，不過他現在懂得了我們爲什麼打他了，他已經變成我們的新同志了。(他和張耳語)

三姐 (她忙着在做飯) 弟弟，你去替我泡一壺開水來好不好? 阿金上工去了，許多

事情就不便當了。（她拿了一點東西到下面廚房去了。）

德潤（接過壺）好的。（他下去了。）

國良（點頭）唔。很好。我也有事情要報告你的。你知道我們山東人同鄉觀念頂重的。新工裏面也有不少我們同鄉，這個線索也給我找着了，他們都聽我們的話準和我們一塊兒幹。

茂林 不過你可以用同鄉的關係去接近他們，可不能停留在同鄉關係上面，要使他們知道我們不管是那一省那一地方的工人，我們祇是屬於一個階級。祇有我們整個工人階級的利益纔是我們的利益。過去他們破壞我們的戰線是錯的。現在廠內的  
新工和廠外的失業工人聯合起來和外國資本家鬭爭是對的。這一趟是我們最要緊的機會，萬不可以再失敗的。首先我們得和那些走狗們作鬭爭，爭取罷工的領導權，克服我們在前次罷工裏面所犯的那些錯誤，把開車的，銅匠間的兄弟都聯合起來，和我們一致行動。祇有這樣纔可以使我們得到勝利，你說對不對？

國良 一點不錯。開車的工人裏面也有我們許多同鄉，我也聯絡好了。這趟一定可以

和我們一致的。

茂林 那就好了。銅匠間的施有貴剛和我談了半天，他也答應極力去發動他們。那麼明天我們到××茶樓見罷。

(德潤匆匆上，開水壺提在手裏。)

德潤 (急叫其姐夫) 茂林哥，外面衙堂口來了好一些巡捕包打聽，好像是到這裏來的。

(隔壁在那裏拉胡琴。)

茂林 媽的，一定是隔壁劉阿四那走狗告密的。我多久就想搬家，就因為沒有錢搬不動。……

國良 不，我曉得了。這一定是我剛纔帶來的。我來的時候總覺得後面有人跟着似的。原來果然是他們。他們大約是從昨晚就跟着我的罷。

茂林 怎麼，昨晚××路的车子是你打的嗎？

國良 是的，開車的是阿余那走狗。我實在氣不過了。——好的，(他拍了拍胸膛)

好漢作事好漢嘗，今晚中秋佳節，不要連累了你們，讓我去自首吧。

（德潤忙中把開水壺隨意放在路上。）

茂林

（攔住他）那裏的話，我們新的鬪爭開始，正需要有力量的幹部，不是你一個  
人做英雄的時候。我們走吧。這裏有一張後門。你們跟我來。（隨手丟一頂帽子

給張。）

（隔壁的人正合着絃子唱『八月十五月光明。』他在壁上撲通地打了一拳。）這  
走狗！你還在那裏『八月十五月光明。』今晚要月蝕哩。（他們匆匆同下。）

（三姐拿了一些碗筷匆匆進來，預備擺在桌上。碰了開水壺燙了一下脚。）

三姐

（握着脚）噯唷！德潤真不能做事。——噯，他們都到那裏去了？害得我把米  
都煮下了，怎麼又走了呢？

（牀上孩子哭。）

三姐

（急把水壺拿起放在桌上。）別哭，別哭，媽媽就來了。

（嘗她回頭一看時，門口早站着幾個巡捕包探了。）

三姐 (很冷靜地抱起她的孩子來喂奶奶。一面點頭說) 請進。

(巡捕們輕輕進來用電筒照了一陣，無所發見。)

(外面鞭砲聲，歌唱聲。)

三姐 (隨手泡了幾杯茶) 好熱鬧的節。各位先生辛苦得很，喝杯茶罷。

包探 (點了點頭) 謝謝儂。勿要客氣。

(小孩子又哭。)

三姐 (換一個奶) 哭什麼呢？媽媽自己沒有飯吃那有多的奶給你吃呢？

包探 (用目光搜索有頃，默然示意巡捕輕輕退出去。)

三姐 (目送他們出去) 反正奶子不夠，還是讓你吃一點飯罷。(把小孩子放在牀上，

讓他哭。匆匆端飯菜來。)

三姐 (一面自己吃了幾口，一面喂他嘆了一聲。) 孩子，今晚是你陪我過中秋了。

……快些大起來，掙出一個光明世界來吧。

(她繼續地喂着止住了哭的孩子。)

外面遠遠鞭炮聲歌唱聲更大，  
風吹燭滅，水銀似的月光瀉入戶內，  
照着這轉換期的母子。）

——幕——

九，一九。

• 選自文學月報 •

## 古潭的聲音

登場人物：

詩人

老母

背景：

幽靜樸素的臥室。臥榻上帳子微開，繡衾亂擁。榻下有高跟女履，使人想像有人嬌臥未起。榻頭有小几，紅燈未息，洋書自展。

田漢創作選

五九

左側有書櫥，有鋼琴，琴在亂堆書籍樂譜。

右內方爲登樓之梯門。正面花帘外爲露台，樹木蒼蒼，蔭蔽天日。下有深不可測的古潭。

【詩人提皮篋攜杖登場，一進門即以指抵嘴輕呼：「美瑛！美瑛！」】

【嗣見伊嬌臥，未便驚動，因置杖坐沙發上，四顧室中露得意的微笑。】

詩人 兩個月沒有回來，這屋子早給她收拾得這麼美麗了！（坐下見几上有書）哦，這孩子居然看起書來了，並且看起這樣的書來了。我以為聰明的女孩子本來是用不着看書的。……這真是可喜的事。（望榻上）她這時候還不起來，想是晚上看書看得太晚了沒有睡。（得意）啊！我勝利了，成功了，我畢竟把她由塵世的誘惑裏救出來了；給一個肉的迷醉的人以靈魂的醒覺了。……不過也不可讓她太用功，太用功是要生病的。（望榻上輕呼）美瑛！美瑛！你看這孩子睡得好香，在這樣孤寂得可怕的高樓上，虧得她睡得這麼恬靜，連個惡夢也不做呢。母親有信

來說她兩個月不會下過樓，她倒真是個勇於改過的孩子……（見高跟鞋，取一雙來玩。）你看她還穿着這雙鞋！這要算她過去的快樂生活底唯一的紀念了。（舉起絲履陶醉的想像）啊，鞋，和踏在你上面的脚和腿是怎樣的一朵罪惡的花，啊！怎樣把人引誘向美的地獄裏去啊！記得我買這雙鞋給她的時候是一個冬天的晚上，她伸着那祇穿着薄薄的黑絲襪的腿讓我給她繫鞋帶，——我一面繫着帶，一面心裏覺得很奇怪，爲什麼一雙人工做的小小的高跟鞋，一上了她的脚就會變成一對把人引誘向地獄裏去的魔鬼！啊，我要不是這個樓的主人，我怕早做了你的奴隸了，可是現在……你不過是我的奴隸！

〔說着把牠向地毯上一扔，又恐驚臥者，急拾置原處。帳子仍無動靜。〕

詩人 美瑛！美瑛！哼哼，你這孩子別這麼刁皮了。誰不知道這是你的老脾氣，裝聾扮啞的，醒了裝做沒有醒？記得去年我帶你們流浪到揚子江中部去的時候不？我們住在一個山上的客棧裏，也是頭一天晚上演戲太疲倦了，大家睡到第二天早上九點鐘還不會起來。可是再遲一點鐘起來就趕不上輪船了，我拚命推你的時候，

你不是明明醒了假裝沒有醒麼？等到我急得可憐，這才拍了我一下，一跳爬起來，說：『走罷，咱們說醒就醒。』你真是個可愛的小渾蛋啊！快起來，你看太陽又沉到山腳下去了，對面山上孤塔快給他燒焦了。我祇教你到這樓上來靜心讀書，誰教你專來睡早覺呢？起來，起來，你看我這麼遠回來，肚子餓了，脚也走疲倦了，母親又不在家，你不起來，誰照料我呢？起來，起來，要不然我要掀被窩了。……

女

……

【詩人打開皮篋。】

詩人 快起來看，我買了許多你所愛的東西來了。（一一指示）這是現在最流行的圍巾，我們去年流浪的時候，揚子江邊那個傻瓜買給你那條圍巾雖然很好，但那是絨織的，現在天氣暖了，該用不着了。還有你看這是黑色印度綢，買給你做衣料的。你不說你穿黑的和白的衣裳不會吃虧的麼？還有這是最流行的綢鞋，比起你從前穿的那隻好得多了。還有你看這是帽子，這是絲襪子，這是 Cream，哦呀，

你看這是新出版的樂譜，裏面包含這幾個月的天才作的曲子，快起來彈彈。這是香水，我一個新朋友送給我的一種南國特有的香水。他是個研究香水的化學師，他的鼻子能分辨得出五六十種不同的香味。他又會親自冒了無數的危險到百粵的山裏採集了許多奇花異草，費了多少年工夫纔製成的。據他說這種香水可以引起人一種神聖的陶醉。而且尤其是在遠方的遊子，一聞了這種香味便要想起家鄉來，所以他又叫牠做懷鄉水。啊，美瑛，你要知道，我是何等注意你的精神生活的，肉的快樂雖不可求，可是我并不想悶壞我的黃鶯兒教她不唱，枯壞我的蘭花兒教她不香。快起來聞聞這種香水罷。不過別又真懷起鄉來，嚶着要回北邊去。北邊又何嘗是你的家鄉呢。你看還有幾樣真正南國的特產。你猜是什麼？

女

……

詩人 猜不出嗎？蠢孩子，你給我的信不是自稱聰明的小渾蛋嗎？我老實告訴你罷，這是你女界的大渾蛋最愛吃的東西，她曾經爲着愛吃這種東西累死過多少人的。我因爲你這小渾蛋愛吃這種東西累得我也跋涉了萬水千山纔好容易親自到荔枝灣

摘了些來。那裏風景很好，荔枝尤其好，並且可以任人家吃個飽，祇不准帶回來。我是得了他們特別的允許纔帶得些回來的。快來吃吃罷。（用盤子感起）還有一樣寶貝，你看了可要高興死了。你看，就在這盒子裏面。你猜是什麼？

女  
……

詩人 得了，不用你猜了，是幾粒精圓圓光燦燦的珠子。南國的人是最愛珠子的。他們生了男的就叫珠男，生了女的就叫珠娘。南國的美人像傾國的媚珠墜樓的綠珠，也都是把珠做名字的，可知道珠子是多麼貴重。可是聰明的你一定以為我這些珠子都是假的罷。要不然像我這樣一個窮士那來錢買這真珠？那你這種猜測可錯了。你要知道世界上的貴重的東西不都是錢買得來的。據說南國本多明珠：有驪龍吐出的驪龍珠；老蚌生出的明月珠；還有各種各色奇怪的珠子。可是不該他的珠光寶氣衝得太高惹來了許多專吃珠子的妖魔，把南國的明珠一年年都吃盡了，有一個賈胡的手中還剩下一顆牟尼珠，正想把牠當生命似的保存，誰知妖魔從後面趕來，他不顧那珠子給妖魔奪去，急忙向海裏面一扔，纔變成今日的海珠。——

！一塊大大的頑石。這幾顆珠子也不是驪龍吐的，也不是老蚌生的，是因為我此次在南海一個島上遇着漁人們捉了兩個鮫，一男一女，我去的時候。男的已經給他們殺了，我救了那個女的。這些珠子就是那可憐的蛟女哭出來的。你看這是錢所能買得來的麼？美瑛，我這一趟南海之遊不能算愉快的了。憂煩，怒惱，失望，對於女性的失望，對於友誼的失望，甚至對於人類的失望！我就是忘不了老母的恩，忘不了你那神祕的微笑，忘不了你那銀鈴似的聲音。我這兩月之中是多麼思念你啊！我想我爲着生活遠適異鄉，却把你和老母丟在這樣深的山裏，這樣高的樓上，你是有過快樂生活底憶的人應該是何等的寂寞，我恨不能立刻就回家安慰你。同時想到你是何等聰明的孩子，何等知道人生是短促的，藝術是悠久的。你一定能夠照着我的話刻苦用功，什麼人也不理，什麼事也不想。你一定是一天一天地向精神生活邁進。我一想到這裏我又安心了。我等待着回家的時候看見一個新生的美瑛！可是我這兩個月的掛肚牽腸，現在得到解決了。我可以看見美瑛了。美瑛，你還不快樂地把你那神祕的微笑，銀鈴似的聲音來解放這疲勞的旅人嗎？

女……

詩人 你這樣的忍心嗎？你這小壞蛋，我可真要掀你的被窩了。

【猛力一掀，空無所有。】

詩人 啊呀，美璞，美璞，樓下沒有，床上沒有，露台上也沒有，難道我的美璞上天了嗎？

【老母登場。】

老母 呀，孩子，你回來了嗎？

詩人 （急趨前抱之）啊，娘。

老母 你怎麼去了這們些日子纔回？害得娘望得好苦。

詩人 話長着呢，娘呀，可是美璞到那裏去了呢？

老母 美璞麼？

詩人 是呀……？？？

老母 咳，孩子，你別問她了。你是你娘的孩子。

詩人 娘啊，你教我怎不問她呢？娘給了我的生命，可是我把我的生命給了她了。

老母 孩子，她恐怕是不值得你那樣做罷。你把你娘給你的貴重的生命輕輕的給了她，是大看重了她罷。

詩人 呵，她——她走了嗎???

老母 ……唔……走了。

詩人 走了???!?!!

老母 ……

詩人 爲什麼鞋還擺在床前，衣還堆在床上，床頭的桌上還點着燈，燈下還有剛看着的書呢?

老母 這是她走的時候的原樣子，娘恐怕你回來的時候要問，所以一點也不會動牠。

詩人 啊!……娘!她是什麼時候走的，

老母 快十天了，——孩子。

詩人 十天了?……她是怎麼走的?同人家走的呢?一個人走的呢?

老母 一個人走的。

詩人 她走的時候對娘說了些什麼沒有？

老母 沒有說什麼，她走的時候娘壓根兒就不曉得。娘睡着了。

詩人 那是晚上走的了。帶去了什麼沒有？

老母 什麼也沒有帶走，甚至鞋都留在這裏。

詩人 啊，美瑛！你畢竟是要走的嗎？我也早知道你是要走的了。可是你既然要走爲

什麼又要來呢？啊，我什麼也不能想了。我祇恨你走爲什麼不走得乾乾淨淨？爲

什麼要留下這些毒花似的紅的衣裳，爲什麼要留下這一對黑色的惡魔，爲什麼還

要留下你那些不愛看的書，和愛弄的脂粉！你可知道這些東西每一樣都要絞我的

眼淚，割我的肺肝嗎？你這壞東西最愛作弄人家，難道你走了之後還饒不了我

嗎？啊，我這兩個月是幹了些什麼？這些東西是爲着誰纔辛辛苦苦弄來的？埃及

模樣的圍巾啊，黑色的印度綢啊，南海的綢鞋啊，紅帽子啊，絲襪子啊，克里姆

啊，天才的樂譜啊，南國奇花製成的香水啊，楊玉環愛吃的荔枝啊，鮫女哭出來

的珠子啊，我把你們辛辛苦苦弄到這裏來，她走了，你們也沒有生命了。娘啊，

你知道她大約走那裏去了麼？

老母 ……孩子，她走到古潭裏去了。

詩人 到古潭裏去了！

老母 是啊。那孩子投到露台下古潭裏淹死了！

詩人 真的？

老母 難道娘還騙你？爲着此事害得娘辛苦了好幾天。你又沒有錢寄來，得虧朋友們幫忙，纔把她葬了。剛才我正到張家裏道謝去來呢。

詩人 （跑到露台上呆望了一會）啊，美瑛！

老母 （很沉靜的說）自從你和你的朋友走了之後，家裏真是清靜得像古廟似的。美瑛也真是信你的話每天靜心看書，有時候悶起來，就聽得她彈比牙琴。我一聽得她那稱寂寞的琴聲，恐怕把她悶壞了，邀她出去頑耍。她總是不肯，依舊看她的書去了。娘也覺得這孩子變得太好了。像這樣子的沉靜，怕不是一個很有望的女藝術家。我不單止替她歡喜，也實在替大家歡喜。不過孩子，你要知道，女孩子

究竟是女孩子，太好就是不好的兆頭。我暗地裏很耽心她這樣子不能支持得很久了。果然等了你一個月她還不見你回來，她看書的時候就少了。彈琴的時候就多了。後來鋼琴的聲音也不大聽見，祇聽得她一個人坐在露台上唱歌了。

詩人 ……唔……

老母 有一天晚上她坐在露台上很晚不睡，我上來勸她進房睡覺，恐怕她受了涼要生病的。她說：『老太太，不要緊的。我什麼也不好，可就是身體好。』娘說：『身體好也要曉得愛惜呀。』她說：『愛惜着身體有什麼用處呢？』娘說：『孩子，你正在那裏好好的用功，怎麼又說出這樣的話來了呢？你不也長跟着我的兒子說：『生命是短促的，藝術是不朽的』嗎？你要是不愛惜你的身體，怎麼能夠用短促的生命完成那不朽的藝術呢？』那孩子好像很傷感的說：『老太太呀，您知道我是一個漂泊慣了的女孩子，南邊，北邊；黃河，揚子江；那裏不會留過我的痕跡，可是那裏也不會留過我的靈魂，我的靈魂好像隨時隨刻望着那山外的山，水外的水，世界外的世界。她剛到這一個世界，心裏早又做了到另一個世界去的準

備。我本想信先生的話，把藝術做寄託靈魂的地方，可是我的靈魂告訴我連藝術的宮殿她也是住不慣的，她沒有一刻子能安，她又要飛了，……」

詩人 哦。她講她要飛到什麼地方沒有？

老母 沒有講。娘想一定是這孩子老不下樓悶成了病，纔說出這樣的話來。她那樣動了的人陡然這一靜，怎麼不要生病呢？我說：「那麼明天我依然陪你到都會裏去罷，免得在這裏悶壞了你。」她說：「老太太，我不過有一點小孩子脾氣，您老人家別那麼擔心。我在這裏一點也不悶。」我說：「夜深了，你得進去睡呀。」她說：「不，正因為要坐在露台上纔不悶呢。您老人家不看見嗎？那裏有一個人張着她那偉大的臂膊在招我呢。他們還唱着歌在那裏歡迎我呢！」

詩人 你老人家那時候看見了些什麼沒有？或是聽見了些什麼沒有？

老母 什麼也沒有看見，看見的就是在潭邊那幾株大樹的黑影。也沒有聽見什麼歌聲，假如有就是那夜風吹動樹葉，樹葉兒落到在潭裏的聲音。

詩人 啊，她有病了！

老母 是啊，我也立時覺得她有病了。摸她的頭上，果然有些發熱。趕忙把她拖到房裏，把她納在床上睡了，替她蓋好被，放好帳子，還替她把窗門關上，這纔下樓來睡。第二天請大夫看了病，說是：「沒有什麼，只要吃一點薑湯發散發散就得。」可是接連着三晚她依舊很晚坐在露台上唱歌，唱一會，又停一會，好像和人家對唱着似的，到第三晚上我忍不住了，又說了她一頓，要她進去睡。她服服帖帖地隨着我進房，自己關上這張窗門，開着燈，打開她愛看的書，寫了一會，又和我談了一回家常，自己脫了衣，蓋好被，娘又替她放好帳子，纔安心下來。可是娘剛一合眼祇聽得古潭裏撲通一聲，我心裏一驚，趕忙到樓上一看，孩子！什麼都和現在一樣，可就是這張門開了，美璞不見了。

詩人 (悲泣之餘) 娘，美璞死的時候難道一句話也沒有留給我嗎？  
老母 沒有。(忽憶) 不過這要算她的絕筆了。這是她睡以前寫的。

【詩人急接過。】

詩人 (朗念)

古潭，

露台下的古潭！

深深不可測的古潭！

倒映着樹影兒的古潭！

沉潛着月光的古潭！

落葉兒飄浮着的古潭！

奇花舞動着的古潭！

古潭啊，你藏着我恐懼的一切，

古潭啊，你藏着我想慕的一切，

古潭啊，你是飄泊者的母胎，

古潭啊，你是飄泊者的墳墓。

古潭啊，我要聽我吻着你的時候，

你會發出一種什麼聲音。

啊，我知道了，（出至露台）美瑛，美瑛，我把你從塵世的誘惑裏救出來，你又給古潭誘惑了嗎？女孩子啊，你們的一生就是從誘惑到誘惑去的路嗎？古潭啊，我的敵人啊，我從許多人手裏把她奪出來，却一旦給你奪去了嗎？你那水晶的宮殿真比象牙的宮殿還要深遠嗎？萬惡的古潭啊，我要對你報仇了。我要聽我搥碎你的時候，你會發出種什麼聲音？

【說着聳身往露台下一跳。】

【老母飛步拉着將墜下的兒子。】

老母 孩子！孩子！你瘋了嗎？你瘋了嗎？快拉着這欄杆！孩子，你怎麼不拉呀，你難道爲着美瑛娘也不管了嗎？

詩人 古潭啊，萬惡的古潭啊！

老母 孩子，快些拉着欄杆呀！娘沒有力了啊，娘只有你這一個孩子！——你，是娘的命根，你死了娘也不能活了。你快拉着那欄杆罷。孩子，——你可憐我。

詩人 （依然握拳慘叫）古潭啊，萬惡的古潭啊！

老母 孩子，你真這樣的狠心嗎？娘，娘，娘，是一刻子也不能再支持了。娘費了一生的力把你撫養大，你就能這樣丟了娘去嗎？

詩人 萬惡的古潭了，我要搥碎你！

【詩人再一蹶，老母支不住，手一鬆，詩人墜下去了。】

老母 (狂叫一聲) 啊！

【隔了幾秒鐘祇聽得撲通一聲】

【這大約是古潭被他搥碎的聲音。】

老母 (聞此一聲如聞暮鼓晨鐘，吐出一聲。) 也好。(坐在露台上)

【潭內餘音未已。】

——幕——

## 回春之曲 (三幕劇)

### 第一幕

田漢創作選

田漢創作選

七六

人物

梅娘——僑生

三水——僑生

黃碧如——女教員

高維漢——教員

洪思訓——其友

地點

南洋爪哇巴城附近紅河邊

時間

一九三〇年十月

那是一個節日

遠處不時有音樂跳舞馬來歌聲

他們在河邊舉着愉快的野宴

碧如 來，高先生喝酒呀！（溫婉的她滿斟了一杯啤酒敬給高那位頭腦明晰而又熱情的青年）

維漢 （若有所思）……

碧如 噢，高先生，你想着什麼呀！

維漢 哦，（急接酒，但潑了許多在她的衣上）噯呀，對不起！他把黃小姐的衣服弄壞了。（急用手中來揩）

碧如 不要緊，不要緊，一會兒就會乾的，倒是高先生你自己要當心哩，這些日子不是瘦了許多嗎？

思訓 （一個非常忠實但很幽默的朋友）我們這位朋友這幾天怎麼啦？真像有病似的。還是腦子的病呢？心上的病？

維漢 那兒的病都不是，你知道我的身體老是這樣好的。（他亮亮肩膀）我到南洋來多少年了，從沒有病過。

思訓 但是你近來的確不能說沒有毛病。該不是有什麼心事吧。

維漢 那兒的話。

碧如 (笑着) 高先生的事，我是很清楚的……

維漢 黃小姐又開玩笑了，我有什麼心事！

碧如 我想今天若是梅娘在這兒，高先生就要高興了。

思訓 對啦，梅娘若是在這兒，咱們今天的野宴就更有趣了，梅娘真是個了不得的孩

子。

維漢 不，祇有黃小姐纔了不得。

碧如 得了，我是什麼也不曉得的。

維漢 別客氣，我從沒有見過像黃小姐這樣溫存的人，這個幾年我真受你的感化不少

哩。

碧如 哦，感化哩，祇有高先生感化我們的。誰像高先生這樣真正愛國的人。

思訓 好，大家媽虎一點吧，哈哈……不過比起密斯黃來，梅娘那孩子可野得多了，

那樣的女人，我想同她講戀愛都很危險的。

碧如 對哪，同她愛上了，她真真是把性命交給你。但是一旦誰若是欺騙了她，她也一定要同你拚命的。

思訓 熱帶的女人都有這樣的性格。

碧如 比起她們來，我們這樣的人是不長進哩。

思訓 唔，你現在好得多了，愉快得多了。你剛來的那年真要命得很，幾乎每天看見你的眼睛裏面含着眼淚似的，我當時和維漢說那來這麼一個寂寞的女性哩。

碧如 可不是嗎，你知道那時候我剛和家駒離婚，真是失了舵的船似的，不知道怎麼好，聽得從南洋回國的同學們說起這兒氣候怎麼溫和，生活怎麼容易，我就設法到這兒來，一來是找生活，二來是像一個負了傷的小鳥兒似的找一個避難的地方。可是一到這兒來纔曉得一切不是那麼容易，同學們又都走光了，我獨自一個女人舉目無親的住在這兒，怎麼能不哭呢？

思訓 你來遲了一點，一九二八，二九那幾年實在是很好過的日子。

維漢（喝了幾口酒）那時候世界資本主義還是相對的穩定的時候啊！

思訓 那時候真是我們華僑的黃金時代，後來就一年不如一年了，從前做教員的待遇很好，這幾年不要說待遇差了，連學堂有的都關了門了。

碧如 就是我們這樣倒霉的人纔過了這樣的時候

維漢 這不是你個人的事。

思訓 並且黃小姐也不算倒霉的人。

碧如 當然，朝好的方面想，我也不算很倒霉的，第一，我的病自從到南洋來就完全好了。第二，是我交了你們這幾位好朋友，說一句失禮的話，我真沒有想到南洋

這樣的地方會有你們這樣的人。

維漢 那同我們沒有想到由國內來的女教員裏面有黃小姐這樣的人一樣。

思訓 話又說回來了，維漢，你覺得梅娘那孩子怎麼樣？

維漢 梅娘，她是南洋的一朵野玫瑰。

思訓 你得當心她有刺啊。

維漢 我就喜歡她有刺。

思訓 你以為她真愛着你嗎？

維漢 我以為她真愛着我的。

思訓 你這一趟回國去，你以為她會跟你去嗎？

維漢 假使我需要她跟我回去我想她是會跟我走的，不過我不需要她跟我回去。

思訓 那當然，不過我知道梅娘是不會走的，即算她願意跟你走，她的爸爸也決不讓她走，

維漢 爲什麼？

思訓 爲什麼？你知道她爸爸的樹膠生意貼了本，欠了陳舉甫好幾十萬盾的錢，她爸爸不能不拿女兒巴結她！

維漢 你說陳舉甫要娶她？

思訓 不，陳的兒子三水也愛上了她，聽得三水對人家說他一定要娶她的。

維漢 梅娘一定不會肯的。

思訓 但是你知道在南洋也和在國內一樣，女孩子是沒有什麼自由的。我看，可能的話，你還是勸她跟你走吧。

維漢 可是你知道：我們這一次回去，是想去參加義勇軍的啊，帶她去有什麼用呢？  
碧如 不見得女人一點用處也沒有。

維漢 啊呀，對不起，我忘了這兒還有一位黃女士。

碧如 你知道抗日救國不是男子獨有的責任，並且若是你們都回去了，我獨自一個人留在南洋有什麼意義呢？我也決計同你們回去。

思訓 好，我們一道回去罷。

（遠處有音樂跳舞之聲）

維漢 媽的，東北的義勇軍正在冰天雪地裏打仗，這兒的闊老們還這樣的開心呢！

思訓 不要說我們遠在南洋，就是在國內的闊老們也還是過他們快活的日子吧。

碧如 我們雖不是麻木，可是特別替你把吉他帶來，你好不唱點什麼嗎？

維漢 好，給我，我來唱個告別南洋吧。

思訓 (給他) 好久不聽你唱歌了。

維漢 (接過來調一調；含着笑自彈自唱)

再會吧，南洋！

你海波綠，

海雲長，

你是我們第二的故鄉，

我們民族的血汗

灑遍了這幾百個荒涼的島上。

再會吧，南洋！

你椰子肥，

荳蔻香，

你受着自然豐富的供養，

但是在帝國主義的剝削下

田漢創作選

千百萬被壓迫者都鬧着饑荒。

再會吧，南洋！

你野生的薔薇，

你嬌小的梅娘，

你無愁天使的模樣，

但是你爲什麼這樣悶悶的

難道你的心兒也受了害傷？

再會吧，南洋！

你不見屍橫着長白山

血流着黑龍江，

這關係着中國民族的危急存亡，

別了吧，我們第二的故鄉，

我們更去爭取這一線光明的希望。

碧如 好。

思訓 對哪，我們的確是得去爭取這一線光明的希望。

維漢 因為這個希望所以我纔能決心捨棄南洋，捨棄梅娘去啊。

碧如 但是，咯，你的梅娘不是來了嗎？

維漢 那兒？

碧如 咯！

思訓 梅娘快來，再不來你們高先生要急死了，

（梅娘感裝跑來）

梅娘 我那兒不會找到。你們在這裏。（她拉着碧如的手很埋怨的神氣）

碧如 我們也找不着你啊。

梅娘 （望着維漢）你也找不着我？

維漢 聽說有人請你吃酒去了。

梅娘 你該早一點來叫我啊。我正不高興去那兒的，我想你們誰來找找我就好了，偏

又誰也不來。（她生氣似的揉着手演的花草丟了）

思訓 我知道今天誰請你，所以不好來邀你。

梅娘 我好容易纔跑出來。……我，我真氣死了。

碧如 （大姊似的）梅娘不要氣，快喝一杯酒，你來遲了，我們要罰你。

梅娘 好，罰吧。（她舉起杯子就喝）

維漢 ……………

思訓 坐到這兒來吧。坐到高先生這兒來。

梅娘 我也帶了一點東西給你們吃。（他從衣袋裏拿出一些糖果來）

碧如 噲，難得你記得我們哩。

梅娘 我什麼時候不記得你們？

思訓 噯，維漢，梅娘來了，怎麼倒不說話了？

〔遠處有鑼鼓之聲〕

維漢 （苦笑）我不是說話嗎？

碧如 梅娘，你這樣離不開高先生，高先生要是回國了，看你怎麼辦。

維漢 (眼望着碧如) 黃小姐！

梅娘 我知道高先生不會回去的。

思訓 但是我知道他是要回去的。

梅娘 (望着維漢) 真的嗎？

維漢 (點頭) ……

梅娘 怎麼不告訴我？

維漢 你又不能同我去，我告訴你有什麼用呢？

梅娘 你怎麼曉得我不能同你去呢？

維漢 你有爸爸，有媽媽，有兄弟在這兒，他們能放你走嗎？

梅娘 我要走就走，他們管不着我。

維漢 但是但是……

思訓 (聽遠處) 聽他們打得多熱鬧。

碧如，（微笑）我們去看看吧。

維漢 不要走。

思訓 不，我們去看看就來。

碧如 你們多談一會罷。

梅娘 黃小姐，你要快些來的，我還有事情告訴你呢。

碧如 一會兒就來的。

（她同思訓一塊兒去了）

梅娘 （對維漢）但是怎麼樣？高先生？

維漢 但是不是說你要和誰訂婚嗎？

梅娘 和誰！

維漢 和三水。

梅娘 三水，哈哈哈哈哈，我和他訂婚？

維漢 自然，這不是你自己的意思，

梅娘 是的，聽說我爸爸要把我出賣，但是，高先生，你相信我吧，我不是橡皮，不是椰子油，我是人呀。（她哭了）

維漢（抱住她）我曉得你，但是我太愛惜你啊，你是我的性命。

梅娘 那麼你爲什麼要回國去呢？

維漢 你那樣怕我回國去嗎？

梅娘（靠著他）我不是怕你回國去，我是怕你要忘記我。

維漢 我對你說過我永不會忘記你的。

梅娘 我不相信。

維漢 噢，你不是恭維我的記心頂好的嗎？

梅娘 是啊，誰不恭維你記性好呢，那麼難的公式你也會背得出來；那麼長的數目字你也會那麼熟習地數得出來；但是這是另外一事啊。你回國一定有許多女孩子愛你，不會很快地忘記我呢？

維漢 梅娘，你的話是對的。中國人對於某些事記性蠻好的，但是對於另外一些事却

是一轉背就忘記了，像那邊那位中國財主爺一樣，誰欠了他多少錢他是一絲一毫都記得清清楚楚的，但是在在一千七百四十年的時候，這兒的中國人給荷蘭人殺死了一萬多，都丟在這河裏，連河水都染紅了的事却不記得了，他們不單是不記得，反而做了荷蘭人的甲必丹來欺負中國人。

梅娘 我的祖上那時候就到南洋做工，我的會祖父逃吉郎纔逃脫那次的劫數呢。

維漢 是嗎？但是你可以放心，我不是那位甲必丹。我記得公式，數目字，也記得帝國主義者壓迫中國民族的歷史，我記得我們的可愛的梅娘，也記得我們中國民族目前是在怎樣危險的狀態裏。

梅娘（她熱烈地抱吻着他）好了，高先生，我知道了，我崇拜你，我愛你，你回去吧，我捨不得祇是我可憐的娘。你先回去我一定想法子趕回來的，我相信我可以做一點事。

維漢 梅娘！（他什麼也不說了，他抱起她，吻她）你真是一個好孩子。

（這樣他觸着腳邊的吉他）

梅娘 剛纔你唱的什麼呀？

維漢 你不是聽見的嗎？

梅娘 放我下來，讓我唱一首歌送你。

維漢 （理理琴）來！

梅娘 讓我自己來。（她接過琴自彈）

（靠着維漢回頭望他）我唱什麼好呢？

維漢 唱個——對哪，記得今年過年的時候，你不是唱過一支「春回來了」嗎？我很

愛聽那個，你再唱唱吧。

梅娘 （回憶）「春回來了？」對哪，我唱過的，那不是你寫的吗？（她唱）

春回來了！

紅河岸邊香草多，

椰林新葉舞婆娑，

河邊女孩何娥娥，

田漢創作選

田漢創作選

腰間窈窕纏輕羅，

河水潺潺如怨歌，

春風激起生紅波，

關草葉，

平波陀，

華工創業艱難多，

乾隆皇帝何曾哀民瘼，

一任帝國主義苛例苛，

華工自動奮起揮長戈，

可憐老幼男女鮮血流成河，

二百年日月等閒過

中華民族再不怒吼將如何？

再不怒吼將如何？

維漢 啊，梅娘，這首歌現在更用得着了。

梅娘 可不是嗎，東北的義勇軍正在那兒吼着啦。

（在他們唱着的時候，不知何時另一青年怒目地站在他們的身傍）

維漢 三水！

梅娘 哦，你來幹嗎？

（他們沉默相對）

三水 梅娘過來！

梅娘 爲什麼？

三水 虧得你說心裏不舒服要回去睡一會兒，原來睡到這裏來了。

梅娘 呸，睡到那兒你也管不着的。

三水 你知道你爸爸把你許多給我了，我管得着。

梅娘 別說我爸爸沒有許你，就是許你了，我不答應也是廢話。

三水 廢話？（他猛然伸手去拖她）你爸爸叫我來尋你。

梅娘 去你的吧！（推他）

三水 （抓住梅娘）

維漢 （奪過梅娘，昂然與三水相對）你還不走嗎？

三水 走？那應該是我要你走！（他猛然撲維漢，用馬來話罵他，於是兩個人格鬥起來了。）

梅娘 高先生！

（他們打得非常激烈，連吉他也當作武器了。）

梅娘 救命啊！

（那時思訓和碧如恰回來了，看見這情形，思訓忙分開他們兩人，碧如抱着梅娘，三水還在用馬來話，荷蘭話罵維漢。）

思訓 你們幹嗎呢？瞧，你打得這樣，我若是不來，你們大約是祇得有一個活的了，這樣拚命幹麼不去打帝國主義呢？

三水 （喘着氣）……

思訓 (對維漢) 怎麼，老兄，也預備把性命拚在這兒了嗎？

維漢 你剛纔沒有聽見他說的話，聽見了你就知道誰也忍不了。

思訓 有什麼比××武裝佔領我們東三省更忍不了的事嗎？你忘了孔二先生說的「小不忍則亂大謀」嗎？

(他回頭笑對梅娘說) 梅娘，都是你們女人不好！

碧如 (笑代答) 不，都是你們男人不好。

梅娘 都是這個社會不好，為什麼我們女孩子要給人家賣來賣去的不許我們有一點自由呢！

三水 自由？哼，叫你爸爸還我們的錢，再給你自由。

維漢 蠢東西！

(他們又要打起來)

思訓 得了，三水兄，你回去吧，我一回兒和你談，碧如，你也陪梅娘回去。

三水 (他走以前又用馬來話罵維漢，並且說) 好，你嘗心吧，你不走，看我叫華民

政務司攆你走！

維漢 你這狗！

梅娘 高先生，不要理他？

(遠處鑼鼓聲)

第二幕

人物

思訓

黃醫生

維漢

護士A

碧如

護士B

李小姐

負傷長官

胡小姐

傷兵A

張小姐

傷兵B

——幕——

民衆慰勞隊

傷兵C

學生慰勞隊

傷兵D

義勇軍家屬

傷兵E

朱醫生

### 地點

華僑主辦的傷兵醫院。

窗外時見火光。

遠遠隆隆的砲聲，機關槍聲。

病房裏傷兵呻吟聲。

門外汽車喇叭聲。

護士們忙着抬一個傷兵到手術室去了。

朱醫生正診視着傷兵A，看護小姐們圍繞着。

朱醫生  
(對看護) 包好。

田漢創作選

傷兵 A 先生，我的傷什麼時候可以好？

朱醫生 還要至少一個月傷口才可以長起來。

傷兵 A 那怎麼成，讓我早點好吧！

朱醫生 不要吵啊！

傷兵 A (外面砲聲隆隆) 你聽，這叫我怎麼能不吵呢？我恨不得立刻就好，好讓我再上火線去。

朱醫生 最好是立刻就好，可是醫藥上做不到，有什麼法子呢！你還是安心靜養吧。

(他起身看第二個傷兵。)

傷兵 B (呻吟甚急)……噯呀媽呀！

朱醫生 (親切地問) 怎麼樣，痛得好一點沒有？

傷兵 B (哀求醫生) 痛得受不了，先生，讓我出院吧，讓我出院吧！(砲聲)(他

掙扎)

朱醫生 (顧看護) 按住他不能讓他動，(在看護幫助下親切看患處) 啊呀這兒還沒

有合口，不能動。再動就不能好了，胡小姐給他冰一下，別讓這兒發炎。

胡小姐 好，（很敏捷熟練地那樣做）

傷兵 B （掙扎）讓我出院吧，讓我回到前線去吧。我情願死在戰場上，我不願意死在床上啊！

胡小姐 （按住他）您忍耐一點兒吧。很快就可以好的，好了又可以去打仗了。像您這樣動，傷好得不快或是傷口發炎起來就難辦了。

傷兵 B 痛得真難受啊，小姐……我也當過十幾年兵，打過好幾次仗，身上也帶過花的，可是從沒有傷得像這樣厲害啊……噯呀！

胡小姐 （微笑地撫慰他）可是也從來沒有傷得像這趟一樣有意義的吧。你們從前的打仗都是自己人打自己人，祇有這一趟才是參加了神聖的民族戰爭，你們是替老百姓和敵人拚命，雖然受了傷，大家都尊敬你們，感激你們的。瞧，今天民衆慰勞隊送來了多少好吃的東西給你們。

傷兵 C 頂有趣的是那些學生到這兒來演戲給我們看，那位女學生的歌唱得真好啊！

傷兵A 他媽的，我聽了眼淚都出來了。

傷兵B 我們出了院要是不努力，真對不起他們啊。

貧傷長官 可不是嗎，從前我們出去見了老百姓問起來總是很難爲情的。有一次我穿了軍服上館子吃東西，館子裏的堂倌就問你們軍人幹什麼的，人家把我們欺壓到這個樣子了，怎麼不去同敵人拚一拚呀。你想，我有什麼法子回答他呢？又有一次在火車上，一個做西崽的來找我談話，他說中國軍隊不好，自己人打自己人倒是凶得很，一見了東洋人就像耗子見了貓似的一點也不中用了。我說這話也不見得，中國兵不盡是他那樣的，他也說那麼你們爲什麼不同人家拚一拚呢？但凡碰到了這個問題我們就沒有話好回答了，所以後來我真不敢穿軍服到外面去走路了。

傷兵C 就是我們到外面採買東西的時候，也時常要受老百姓的冷落的。有一天我去採買許多小菜，一個菜店的小伙計就挖苦我們說：中國兵別樣嘸哈本事，吃小菜真了不得啊。

黃傷長官 從前真是這樣的，可是這次就不同了。不要說在後方醫院裏有人來送東西我們吃，就是在吳淞那樣遠那樣危險的地方，也有許多民衆冒着礮火和飛機炸彈到前線來慰勞我們的，我吃他們東西的時候，心裏真是難受，我們不過是做了應該做的事罷了。

傷兵A 丟那媽，傷快好吧，好了再去打。

傷兵B 是啊，再去打。（他興奮起來）

胡小姐 （她繫着綳帶）啊呀，我不是要你別動嗎？忍耐點兒吧，你餓了嗎？給你吃點牛奶吧！

傷兵B 謝謝您，小姐，我媽媽也沒有這樣親切地招扶過我的。

胡小姐 （笑了）不瞞你們諸位說，我也沒有這樣勤快地招扶過別樣的人呢。你們是民族的勇士啊，不招扶你們還招扶誰呢？

思訓 噯呀，慚愧得很。

胡小姐 可不是民族的勇士嗎？黃小姐，洪先生醒了。

碧如（剛從另一室出來端了一些藥品到另一室去，聽得胡叫她，趕忙過來看思訓，）  
怎麼，你醒了嗎？我嘗你睡着了呢。

思訓 一來礮火這樣隆隆不停的，二來我心裏又担心着維漢，怎麼能睡得着覺呢？……

碧如 不過你總得睡一睡呀，怎麼樣，傷口不痛了嗎？

思訓 傷口剛才朱醫生又給上了一點藥，這會兒好像好得多了。

碧如 那就好了。餓不餓？吃點東西好不好？這幾天好吃的東西送得真多呢。

思訓 是呀，剛才大家還說着呢，比起民衆的熱情來，好像我的傷還受得不夠重似的。……

碧如 沒有的話，傷輕好得快，好了又可以上前線去啊，好，吃一點蛋糕吧。（她拿來一盒慰勞隊送的蛋糕打開遞給他。）

思訓（搖搖頭）不要，我不餓，倒是有一點冷哩。

碧如 自然，比起南洋來，上海真冷得多了，我雖然不是老住南洋的人，但驟然由南洋回到上海也覺得有些不慣了。

負傷長官 聽說南洋從來不下雪的，是真的嗎？

碧如 怎麼不真。一年到頭都是夏天似的，一輩子也看不到下雪，可是小學教科書上不是有說到雪的嗎？一教到雪的地方，我們當教員的真苦死了。孩子們一定要問雪是怎麼一個東西，下雪又是怎麼一個樣子？

傷兵C (很有趣似的) 那麼小姐，你又怎麼樣告訴他呢？

碧如 我有什麼辦法呢，我只好剪紙頭站在台子上把紙頭撒下來，我說：「你們看啊，這就是下雪啊。」一個學生把紙頭拾起一張就來問我，他說：「先生先生，這不是雪，這是紙頭啊。」

傷兵們 (都笑了) 哈哈……

傷兵D 那麼南洋地方一點都不冷了。

碧如 不冷，頂冷的時候也祇穿夾衣，我頂怕冷，帶了幾件棉衣到南洋去，可是一次也沒有用過。

傷兵C 丟那媽，我們到南洋的當兵吧，到南洋去不發棉衣也不要緊了，我們時常在

很冷的天祇穿着單的軍服哩。

思訓 南洋也不是沒有冷的地方，西瓜哇的梨埠就下雪的，不過下得不很大就是了。

到那裏去旅行是要帶棉衣的。

碧如 是嗎？我沒有去過。（她替他加了一床被）

張小姐 （她從另一室出來）黃小姐，朱醫生叫你。

碧如 來了。（匆匆出去了）

張小姐 （替他把被蓋好）您同黃小姐熟的嗎？

思訓 怎麼不熟？我們是一道從南洋來的，我們是極要好的朋友。

張小姐 您加入華僑義勇軍，她加入看護隊，你們真是羅曼諦克哩。

思訓 我們一共是三個人來的。本來預備一塊兒到東北去，誰知道就在上海達到了我們的志願。

張小姐 那麼還有一位呢？

思訓 他還在那裏打仗哩。

張小姐 那麼您先負傷了。

思訓 我是二十七日那天負傷的。一顆重炮子彈把我們都活埋在戰壕裏了，虧着那位朋友和幾位弟兄們把我挖出來，雖則受了重傷，人居然沒有死。

張小姐 那真是幸福。不過那時候一定很苦的吧，一個人給活埋在土裏面。

思訓 當時倒不大覺得，因為死我們是隨時預備着的。反而是被他們救出來以後想起當時若是就那樣給埋在地下，死也不死，活也不活，那才難受哩。

張小姐（寂寞地笑了一笑）對哪，有許多事當時不覺得怎樣，到事後想起來是可怕。不過你們那還不過一刻兒功夫的事，像我們女子就不知有多少人是一輩子給活埋着死也不死活也不活哩。

胡小姐（一面招扶病人一面感慨地）有的給活埋在家庭裏，有的給活埋在工廠裏，有的給活埋在街上。

思訓 我有好些年沒有回國，這趟回來我覺得你們小姐們真了不得，不要說穿的衣服比從前漂亮，就是聽你們談話也覺得比從前進步多了。

張小姐 單止會說話有什麼用處。女子解放的障礙一點也沒有除掉，雖則社會的表面有幾個時髦女子在那裏點綴點綴，大多數還是過着非人的生活哩。

傷兵 A 男人也沒有什麼兩樣。

傷兵 B 小姐，我要起來坐一坐。

胡小姐 不成，醫生吩咐過不許動的。

傷兵 B 那末把這兒給我墊高一點吧。

胡小姐 好。

(礮聲飛機聲)

傷兵 A 媽的，飛機又來了。

思訓 今天吳淞一帶一定又打得很厲害。

張小姐 你很擔心你的朋友麼？

思訓 打仗當然沒有一個安全的。并且我們也原是爲着把生命供獻給祖國來的，不過我還是不能不替我的老朋友擔心，他太勇敢了，比如他有時候看見飛機來了，他

也不高興藏起來，却隨意用步槍去打。

負傷長官 對哪，這是危險的，你應該告訴他。

思訓 我在他身邊的時候還好一點，我可以隨時勸告他，我不在了，他一定更要不當心了，更冒險了。

傷兵 A 媽的，我們自己要是有了半隻飛機也好了。平時也看見一隻二隻地在天上飛來飛去，一到開仗就連飛機影子也看不見了。

傷兵 C 世界上沒有比看見人家在那裏橫行霸道，一點辦法也沒有，再氣人的事了！  
負傷長官 其實辦法還是有的。

傷兵 D 當然辦法也是有的，就是中國人不是一條心。

張小姐 （她起身替另一傷兵理了理被單之後回到思訓這裏來）真是的，好的朋友是比自己兄弟姊妹還要關心的，我在學堂裏有幾個朋友同我極要好，後來畢業了，要分手了。我們哭了好幾天哩，後來她出嫁了，也同她丈夫到南洋去了，至今還時常寫信來，寄東西來，她送過我幾粒珠子。

思訓 對了，南洋是產珍珠的，有很多土人靠採珠子生活哩。

張小姐 不是說也有養的麼？

思訓 養的珠子不貴重啊，小姐。

（飛機聲，爆彈炸裂聲。）

（黃醫生進來巡視。）

胡小姐 黃醫生近來忙吧？

黃醫生 啊呀，胡小姐。你真熱心，每天都來的。

胡小姐 自然哪，黃醫生這樣熱心，我們盡一點這樣的義務還不應該嗎？

黃醫生 不過像今天這樣好的生意誰都對付不了，剛才由吳淞又來了一車，這兒再也

容納不下了，分了一半到第一醫院去了。

張小姐 今天的炮聲幾乎一整天沒有停過。

負傷長官 今天不知道要燒掉多少建築物。

黃醫生 今天他們是總攻擊啊。（匆匆看了一下）沒有什麼變動吧。

胡小姐 沒有什麼。這一位剛才痛得很，這會兒也好得多了。

黃醫生 那就好了。我一會兒就來的。（匆匆下）

思訓 （憂急）咳！

張小姐 怎麼痛嗎？

思訓 想起我那位朋友真不放心，您知道我還對他的愛人負了責任呢。

張小姐 怎麼，他的愛人沒有來嗎？

思訓 還在南洋。

張小姐 怎麼不同來呢？

思訓 她雖然是個僑生，却是非常愛國的。她本來要同我們一道來的。她私下裏把旅費也籌下了，但是她不該告訴她的母親，她母親祇有這麼一個孩子，無論如何不放她走。我們臨走的時候他就把他託付給我了。雖則他並不是屬於誰的，可是我一想到那個可憐的孩子，我不能不祝我朋友的平安了。

張小姐 （她一面在理着小台子上的藥瓶，側了一下頭）可是您當然知道這是不能兩

全的。除非大家都不管國家的事，服服貼貼地做順民，否則要想不經過幾場殘酷的戰鬪得到平平安安的自由解放那真是做夢。您說對不對？

思訓 那當然是對的。

（外面忽有嘩，嘩，蓬的聲音。）

思訓 （大驚）怎麼啦？打到這裏來了嗎？

傷兵D 馮的，打到這裏來咱們都死得成了。

傷兵B 來吧。我正不高興躺在床上這樣哼着了。讓我幹掉他一兩個再死吧。

胡小姐 咯，你又動！

傷兵B 敵人打到眼前來了還不許動呢。

胡小姐 誰也不是那樣的意思。

傷兵B 聽，那不是槍響嗎？

胡小姐（急到窗口張了一張故作慌張）啊呀，怎麼得了，真正要打到這裏來了。快些逃吧。  
張小姐（和另一看護——女性的）真的嗎？那怎麼辦？（急奔到窗口去一看，彼此大

笑。哈哈哈哈哈……

貧傷長官 怎麼啦？

傷兵 A 怎麼不是槍響嗎？

張小姐 你們真是給敵人嚇慌了，連人家放鞭炮都當是槍響呢。

思訓 放鞭炮？為什麼放鞭炮？

胡小姐 今天是新年，為什麼不放鞭炮呢？

傷兵 A 噢，現在是戒嚴時期，不是禁止放爆竹嗎？

貧傷長官 禁是禁止了，你知道中國的事，總是這樣的。百姓點燈是不可以的，州官

放火是可以的。

（有鑼鼓聲）

傷兵 B 我不相信。

胡小姐 不信你聽，不是打過年鑼鼓嗎？

思訓 這是誰家裏？這樣的時候還打過年鑼鼓。

張小姐 不曉得，反正總是一家有特權的人家吧。

傷兵 A 媽的，一樣的中國人，一邊拚命的打仗，一邊拚命的打過年鏢鼓。

傷兵 C 丟那媽，中國就像我的腿一樣麻木。

負傷長官 甲午戰爭那年，日本人說：「中國是二十二個小國，日本雖小，比起那些

小國還要算大的，所以可打。」後來果然，日本打敗了北洋艦隊南洋艦隊並不幫忙，所以當時日本說日本不是同中國一國打，是同直隸一省打，也不是同直隸一省打，是同李鴻章一個人打。想不到隔了三四十年中國的情形還是一樣。中國人的麻木是沒有救藥……

（那時黃醫生回到室裏來）

負傷排長 黃醫生，你說中國人這種麻木病有什麼醫法。

黃醫生 （苦笑）我不是學這一科的。

（大家笑了，看護婦等捧着一籃籃的橘子香蕉和香烟進來。）

思訓 不過照這一趟打仗老百姓這樣的幫忙，可知道中國的麻木病一天天在那裏好了。

黃小姐（對看護們）分給他們，每人兩件。

思訓 這是那裏來的？

黃小姐 這是上海市民慰勞隊送來的。他們還來了個唱歌隊。剛才在底下的病室裏表演，非常受歡迎。

傷兵E 怎麼不到這兒來？

黃小姐 就來了。就來了。

傷兵D 我正在想今天一定還有人來唱歌呢。

傷兵E 這趟我們就打死也快活：在醫院裏因為每天有人來慰勞，就在前線上也有人放留聲機片給我們聽哩。

傷兵D 啊，來了，來了。

（慰勞隊一行五人登場）

一位打扮得很樸素的女學生，帶着一個窮女孩走向大家，各床上的傷兵緊張地望着她們，她幫着分了分橘子站着對大家說：

男學生 兄弟們，這一趟大家辛苦了。這趟敵人以為我們是豬灑，以為我們不會抵抗，所以說祇要四小時佔領上海，但是到現在為止，已經費去了他們幾千幾百個四小時了。這表示中國人不是豬灑，不是可以隨意讓人家殺的帝國主義的胃口是不會有飽足的，你越是讓他們越是進攻，只有抵抗才是出路，這趙就表示祇要大家一條心，無論我們的武器怎樣不如人家也可以抵抗！

傷兵B 對的。

傷兵A C D (都附和着) 對的。

男學生 抵抗的結果不知道陣亡了我們多少弟兄，有的也像各位一樣負了很重的傷，但是各位的犧牲是值得的，你們是替大家流血，替大家受痛苦，我們老百姓是萬分感激的，永久不會忘記的。今天是新年，這裏有一點點香烟橘子，這真是微薄得很，這不過是表示我們窮苦的老百姓對於辛苦作戰的弟兄們一點敬意。

傷兵A 不要客氣咯，這是我們的本份。……

男學生 末了，我介紹這位小姐和這位小姑娘，他們也想同各位講幾句話。

女學生

(起先像說話似的) 恭喜，恭喜，各位先生們，各位勇士們；今天是舊曆新年，各位家裏一定都伸着頭頸兒望，望你們回到家鄉，去看看年老的爹娘，年輕的太太。

去抱抱可愛的小弟弟小姑娘，

他們那裏曉得，你們正爲着我們老百姓，

爲着我們千百的婦女兒童，

受了極名譽的傷，躺在這個病院的床上？

各位先生：帝國主義爲着要逃脫深刻的恐慌，他們是這樣的瘋狂，

自從佔領了我們的瀋陽，

又進攻到我們的長江，

現在還要奪華北，察哈爾，

以及所有我們的邊疆，

他們要把中國變成一個屠場，

任他們殺，任他們搶！

各位勇士們：

我們現在真得爭啊！

我們爭着生存否則就要滅亡，

爭着做自由的人否則就要變成牛羊，

聽啊，飛機還在不斷地擲炸彈，

大炮還隆隆地在響，

我們拚着最後一滴血，

守住我們的家鄉！

傷兵們（興奮地拍手，衆口一聲）對啊！守住我們的家鄉。

傷兵A 把敵人趕出去！

負傷長官 小姐，再來一個。

傷兵A 再來一個。

外面忽有喊「殺啊，殺啊！」的聲音。

傷兵C 再來一個！

（另一個看護徐小姐拿被褥進來）

徐小姐 對不起，有新的病人來了。

女學生 好，各位先生好好的靜養，明天我們再來唱吧。（下）

小孩 那麼，勇敢的伯伯叔叔們，再會了。

傷兵們 再會了。

護士 （對思訓）對不起，別的房都滿了，這兒要添一張床。

（他迅速地在思訓旁鋪好床，

女看護鋪床褥，

碧如進來。）

思訓 碧如，這裏已經這樣擠，怎麼好再擺一張床呢？你去同朱醫生交涉，請他到別  
的房間去好不好？

負傷長官 一點不錯，這兒實在太擠了。

碧如 （望着他）好是好，洪先生，你猜新的病人是誰？

思訓 是誰？

碧如 我們的朋友維漢。

思訓 怎麼他也負傷了？

碧如 負傷了，剛才和許多傷兵一道由吳淞運來的。路上還幾乎給飛機炸了。

思訓 傷得重不重？

碧如 不重也不會運回來了。

思訓 傷在那兒？

碧如 回頭你就看見的。

思訓 他對你講些什麼？

碧如 什麼也沒有講。

思訓 什麼也沒有講？

碧如（掩面而哭）他——他不認識我了。

思訓 哦？那末醫生爲什麼叫你去？

碧如 他嘴裏亂喊，喊出許多馬來話，朱醫生就叫我去聽。

思訓 他叫些什麼？

碧如 他叫「殺啊，前進啊！」

思訓 還有呢？

碧如 還有他現在叫着梅娘和我們的名字。但是我同他說話他又不說了。

思訓 你知道他是怎樣受傷的？

碧如 據和他一道來的戰友說：今天吳淞的砲戰激烈得非常。早上七點鐘起就有十二條敵人的兵船，一齊向我們的陣地開砲，還有二十八架飛機扔炸彈。張華浜方面的重砲野山砲也向我們射擊。

傷兵們（很注意地聽）哦，吳淞給打下了沒有？

碧如 沒有。砲火是厲害得好。吳淞一帶凡是可炸的地方都給炸光了。一直打到下

午三點多鐘，敵人用三隻裝甲的汽油船，三十幾隻民船載着幾百個陸戰隊，在猛烈的炮火掩護下，想在寶山東門上岸，那兒守城祇有一排兵，餘外就是維漢他們那兩百多個義勇軍。他們有的耳朵都給大炮炸聾了，維漢就是一個，但是他們不怕，反而冒着炮彈的雨向敵人衝鋒，敵人看見我們有防備纔退轉去了。但是維漢和許多弟兄就受了重傷了。

傷兵們 啊！

思訓 醫生看過了沒有？

碧如 一來就送到手術室。我一直陪到現在。

思訓 醫生怎麼說。

碧如 朱醫生來了，你問他好哪。

思訓 不管怎樣，你趕快寫一封信給梅娘吧。咳，她不知道該怎樣的傷心哩。

碧如 曉得了。

（護士們推着一輛手術車進來。朱醫生跟在後面。）

車上面睡着綳帶戎裝的維漢，他口裏還是狂熱地叫着「殺啊，前進！」「弟兄們，殺啊！」

車子推過之處傷兵們都起來。）

傷兵們 對呀，「殺啊！」

（推過思訓前，思訓急起來攀住車。）

思訓 停一停。

朱醫生 不，你不要起身。

碧如 不要起來。

思訓 不，讓我看一看。他是我的朋友。

（他們停了一停。）

思訓 （掀起白布看了一下驚叫）噯喲，怎麼得了！

朱醫生 （急掩住）洪先生，你別太興奮了。別忘了你自己也是病人啊。

思訓 我曉得了。朱醫生，你看他的傷不要緊嗎？

朱醫生 經過好的話，性命也許可以保存，不過他的腦子受震動太厲害了，除了衝鋒那一個時候的事，其他的恐怕通通要忘記的。

思訓 是嗎，將來是不是可以好呢？

朱醫生 也許可以好，不過這是沒有保證的事。

維漢 「殺啊，前進啊！」

（張胡二位看護小姐來幫助把他移到床上去。）

思訓 （仍然拖住他）維漢，老朋友。

維漢 「殺啊！」（眼睛直望前面）

思訓 是啊，我們得殺啊，得殺開一條生路啊，但是你——你不認識我了嗎？我是你的老朋友洪思訓啊。你不認識我了嗎？你連梅娘也不記得了嗎？（他握着他朋友的手不覺紛紛流下熱淚。）

（小姐們拉開他推到前台。）

維漢 （仍望着前面熱狂地叫着）「殺啊，前進！」。

(外面炮聲槍聲與鑼鼓聲打成一片。)

——幕——

第三幕

人物

維漢

胡華生

碧如

胡夫人

思訓

侍女

梅娘

其他

三水

地點

某僑商家二樓客室

時代

一九三四年除夕

思訓與碧如結婚了。他們這天來找梅娘問維漢的病狀與其居停主人胡華生在

田漢創作選

一一三

客室裏談話。

思訓 ……真是你回國又快十年了。我們是一九三一年回國的，參加了一九三二的一二八戰爭，現在也是三年多了。日子過得真快啊。

華生 是啊。日子快得很，我剛回國的時候頭髮還是青青的，現在差不多白了三分之二了。（照照鏡子）

碧如 有天生頭髮白得早的。我有一位姓王的朋友幾代都是二十幾歲白頭髮。

華生 不，我這頭髮的白早不是遺傳的，你的母親六十多歲還沒有一根白頭髮。

思訓 哦，那恐怕是太辛苦了。

碧如 對哪，胡先生太能幹了，俗語說得好「能者多勞」……

華生 （嘆了一聲氣）勞得有成績白也不要說他，就是勞碌了半輩子還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思訓 怎麼樣，今年生意還好嗎？

華生 這個年頭生意還會好哩！從前還可以對付，自從一二八以後，只靠我兄弟寄錢

來維持，但是到了這兩年，南洋生意也壞透了，那有錢寄來，今年或者能夠勉強維持過去，到了明年開春恐怕店子還要關門的。我的頭髮就大部份在這個上頭的。

思訓 現在到處都是一樣。……怎麼樣，梅娘這些日子習慣了一些嗎？

華生 也來了這麼幾個月了，比剛回來的時候好得多了。這孩子真難得，在我們旁邊人的眼睛裏，維漢真是太幸福了，雖說他自己不曉得。

思訓 維漢還是那樣子？

華生 大體還是那樣子，他還是時常叫着「殺啊，前進啊！」那些已經不時髦了的口號。

思訓（他們對於他這幽默的話，不覺同聲喟嘆）一個人能始終保持那樣積極的精神，未嘗不是幸福呢。

華生 這些日子身子好像比從前好得多了，這自然是梅娘看護得好。

碧如 維漢在府上實在攪擾得太久了，我們現在總算有了一個家了。我們想接他們去

過新年哩。

華生 那裏的話，讓他們倆在我這裏再住幾年也不要緊，你們知道維漢同我也是兄弟一樣的朋友，我的境況雖然不好，目前養他們倆還養得活。

思訓 倒不是那樣的意思，我們也想盡盡朋友的義務罷了。

華生 日前可考慮的倒不是他們倆的生活，反是另外一個問題，三水也回來了，你們曉得嗎？

碧如 什麼？三水回國了？

思訓 他回國做什麼？

華生 我看那意思是很簡單的。一來橡皮生意失敗，南洋也待不住了，祇好帶一點錢回來做生意。二來無非爲着梅娘。

碧如 他還想把梅娘奪回去嗎？

華生 當然他這樣想。而且他到這兒來找過她兩次了。

思訓 你怎麼好讓三水見她呢？

華生 他說是老遠來看維漢的，我有什麼理由拒絕他呢？

碧如 他對梅娘說些什麼？

華生 我不在家不大曉得；據內人告訴我，他居然指着維漢對梅娘說：「你守着他這活屍一樣的人有什麼好處呢？」

碧如 梅娘呢？

華生 那孩子氣得哭了。

思訓 維漢呢？他一點也不懂嗎？在南洋的時候是打過惡架的，你記得嗎？

碧如 怎麼不記得——那麼胡先生以後不叫三水來了。

華生 對了，我也想儘可能地不叫三水來找梅娘。

思訓 我看最妥當的還是讓我們把他們倆領去吧。

碧如 那樣三水就無由來找他們了。

華生 那以後再說吧。

(聽差的上)

聽差 老板，張復威的張先生找你。

華生 就來了。（對思訓）你們倆多坐一會兒，今晚在這兒吃了年夜飯去。讓我去對付一下要賬的，今天內人也躲出去了。

思訓 我們老朋友別招扶。

（華生匆下，女僕上來）

女僕 洪先生洪太太請等一等。小姐就來了，高先生剛起來呢。

碧如 怎麼現在纔起來？

女僕 他睡得很好。小姐說不要驚動他，直到現在才醒。

碧如 睡得好就好了。現在還那樣叫嗎？

女僕 （笑着）叫還是那麼叫的。「殺啊，前進啊！」起先我還不曉得，一天替他換衣服的時候他忽然那樣叫起來，真把我嚇了一跳。

思訓 不要說你們。就是我們，在他那樣叫着給人家推進醫院裏的時候也不知道多難過呢。

碧如 你不曉得高先生從前在南洋的時候是一個很聰明的一個人。身體又好，天分又高。人家要記十遍的事，他一遍就記下了。誰不說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女僕 哦，難怪現在這個樣子小姐還那樣愛他呢。

（裏面隱隱聽見「殺啊，前進啊！」的聲音。）

女僕 哦啊，高先生來了。

（思訓碧如都站起來。）

女僕開門。

絨的馬來裝上單着皮大衣的梅娘輕輕的推着維漢出來。）

思訓 哈囉！

碧如 （趕快走近他。）哈囉！這樣不會凍嗎？再蓋一點東西罷。（她把自己的圍巾

給加上）

梅娘 （露着寂寞的微笑。）不要緊，他裏面穿得多哩。——怎麼你們幾天不來？我以爲你們倆也把我們倆忘了呢。

思訓 那有那樣的事。因為要對付一些賬目我們自然也忙一些了。

碧如 聽說三水來了，有這話嗎？

梅娘 來過的。那個討厭的人（她咬着牙齒）我再也不願意見他了。

思訓 維漢一點也不認識他嗎？

梅娘 和他不大認識我一樣。

碧如 咳！這也許反而是他的幸福。他若是認識他不知要氣得多厲害哩。

梅娘 三水他是這樣的侮辱一個愛國勇士，他說我為什麼要守着一個癡子。（她哭了）

碧如 你怎麼說呢？

梅娘 （她淚痕滿面堅決地）我說癡子也罷，什麼也罷，我愛他，我願意守他一輩子！

碧如 （緊握着她的手）好，梅娘，你始終是值得我們尊敬的姑娘。

維漢 （眼睛直望某處）「殺啊，前進！」

思訓 （含着一腔熱淚扶着他）是的，老朋友，我們得殺啊，我們得前進。我是你的

老戰友，你現在還不記得嗎？

維漢……（他望着思訓如有所思）

思訓（他驚異地叫）梅娘！維漢剛然望着我，他好像有點認識我呢。

梅娘 是啊，他近來的腦子怕是有些恢復了。他有時候也好像認識我似的。他好像竭力的在想。

女僕 對了，有時候他呆呆地望着小姐。

碧如 那就好了。那時候給那樣猛烈的大炮的聲音頭也震昏了，同時心裏也太興奮了。因此祇記得「殺啊，前進。」但是他的身體本來好的，又兼調養了這幾年，又有梅娘這樣親切的看護，說不定會好起的。

梅娘（破涕一笑）假使真會好起來，那我可太幸福了。

思訓 一定會好起來的（對其友）對不對，維漢？那樣英俊的老高會永遠變成這樣的癡子是誰也不能想像的事。

梅娘 真是不能想像的事。那樣愛着我的人在祖國重逢了，會不認識我了……（她哭了）

碧如（撫慰着她）不，他精神是認識你的。記得維漢剛由火線上運到病院裏受手術的時候他還叫着你的名字呢。

思訓 而且一定會認識你的，我看見一個電影是寫一個馬戲場丑角在一年的聖誕節的晚上在門口雪地裏救了一個女孩，他把她收留起來教給她本事。但是這孩子愛上了別人了，把丑角看見了氣得從很高的地方摔下來。雖然救了性命腦子却受了很重的傷，把記憶力都喪失了。

梅娘 那麼後來怎麼樣？

思訓 後來那女孩子後悔了，很熱心地看護他，並且想法子要恢復他的記憶力。

梅娘 她用了什麼法子呢？

思訓 那時候恰好又是聖誕節了。她給他穿着當年一樣的衣服坐在生了火的爐邊。她自己呢，也穿着她原來的衣服同樣地倒在門外，引他去救她。因為一切情形幾和一年前的聖誕節晚上一個樣，這樣就把那丑角的記憶力慢慢地喚起來了。

碧如 對了，梅娘！咱們幹麼不用這個法子呢？

梅娘 對哪，我雖然不像那個女孩子一樣另外愛過別人，但是爲着恢復他的記憶力，我是什麼都願意做的。

思訓 你幹麼不穿着馬來裝，彈吉他給他唱唱他當日愛聽的歌呢？

梅娘 （紅着臉）這我也試過的，但是沒有什麼效果。

碧如 你何妨再試一試看呢？

梅娘 那很便當的。在南洋的時候有一年過年的那天，他來找我的時候，我正是那樣唱歌給他聽的呢。（她把她的皮大衣一掀。授着吉他靠着維漢，竭力的喚起當時的甜蜜的情景唱起來，雖說她的聲音是那樣的抖着。）

哥哥，你別忘了我呀，

我是你親愛的梅娘，

你會坐在我們家的窗上，

嚼着那鮮紅的檳榔，

我會輕彈着吉他，爲你曼聲兒歌唱，

當我們在遙遠的南洋。

哥哥，你別忘了我呀，

我是你親愛的梅娘，

我會在紅河的岸旁，

我們祖宗流血的地方，

送我們的勇士還鄉，

我不能同你來，

我是那樣的惆悵！

哥哥，你別忘了我呀，

我是你親愛的梅娘，

我爲你違背了我的爺娘，

離開了那遙遠的南洋，

我預備用我的眼淚，

搽好你的創傷，

但是，但是你已經不認得我了，

你可憐的梅娘！

維漢（依然直視着遠方叫了一聲）殺呀，前進！

梅娘（丟了吉他，抱着他搖着）哥哥，你——你真正一點也不認識我了嗎？你真正

這樣狠心嗎？（她附在他的腿上的大哭。）

思訓 這怎麼能夠恨他呢，梅娘？

碧如（替她蓋上大衣撫慰她）你得耐煩一點呀，怎麼能一下子就見效呢。

思訓（他也凝視着維漢）維漢，老朋友，你記一記罷，她是梅娘，你常說的你一輩

子不會忘記的人啊。

碧如 梅娘，你瞧，他好像是在想着似的樣子。

梅娘（果然抬起頭注意他）真的嗎？你快記一記啊，我是梅娘，他是洪先生，她是

黃小姐。

維漢（果然有些想着的樣子，但是最後仍然發出使他們失望但是很勇壯的聲音。）

殺啊，前進！

梅娘（依然哇的一聲哭倒了）……

碧如（抱着她）梅娘！你要自己保重。……

（華生夫人上來。）

胡夫人 啊呀，對不起，對不起，我正要請你們兩位來過年的。

碧如（笑着說）怎麼樣，胡先生不是說你去躲債了嗎？

胡夫人 因為那裏也躲不了，倒不如回家來硬拚一下還痛快一些，你說是不是？（她很快活地）不要緊，年總得過的，你們別走，我越是窮，過年過節越是要弄得熱鬧。……梅娘，你又哭什麼呢？維漢就這樣不成了嗎？不一樣是你的嗎？誰也不會來搶你的，幹嗎一定要他認識你呢。

思訓 這話一些不錯。

梅娘 (也苦笑着但仍靠在他膝上) ……

胡夫人 好，你們請坐一會兒，我敬了祖宗就來陪你們。王媽，怎麼不多拿些點心來  
啊。

女僕 曉得了

碧如 不要客氣，點心吃夠了。

胡夫人 好，那我不招扶了。(匆匆下)

維漢 (望着膝上的梅娘似有所思) ……

碧如 胡夫人真是一個能幹的太太。

思訓 對哪，她是一個愉快的人，無論在什麼境遇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她發怒。

碧如 真是，胡先生不知得了她多少幫助。

梅娘 哥哥，這是我們在國內過的第一個年啊。你不能叫我一聲嗎？(在哀戚的激動

中不留神的碰了維漢的傷處。)

維漢

(反射地)啊!

梅娘

啊呀，撞了你的痛的地方麼？(她俯身扶着他腿上的痛的地方吻着傷處。)

不對，對不起。(樓底鞭炮大鳴，就像三年前的閩北戰爭一樣。在鞭炮響得最熱

鬧的時候。)

維漢

(忽然瘋狂的站起來揚手叫着)殺啊前進！祇有抵抗是我們的出路，把他們趕

出中國去，弟兄們，殺啊，前進！(他的聲音好像有無數聲音應和着。)

思訓  
碧如

(急去扶住他)維漢！

(但維漢已經跌倒了。)

梅娘

(叫着)哥哥，怎麼啦？

維漢

(倒在地上的他徐徐抬起頭來四望，吐出這樣驚人的一句。)

怎麼啦，我負了

傷嗎？

思訓

(驚喜至極)對哪，老朋友你負了傷了，你把我從戰壕挖出來送上救護車後，

祇隔一天你也負了傷了。你的傷負得很重，我們已經看護你三年了。

維漢（驚異）什麼？看護了我三年了？

碧如 對了，現在是上海戰爭的第三週年，所以你也整整地病三年了。

維漢 哦，怎麼我一點也不記得，這三年中間就像做了一個很長很長的夢。……

（見梅娘）啊，你！你不是梅娘嗎。怎麼你也來了？

梅娘（喜極悲極祇顧抱着他哭了。）……

思訓 梅娘聽說你負了傷，幾次想來看你都沒有成功，一直到……今年七月纔從南洋趕來，她也看護了你幾個月了。看了他那樣盡心週到誰不說你幸福。

碧如 梅娘真是太好了。

梅娘（哭）

維漢 哦？怎麼我一點也不曉得。

碧如 你不記得她了，你也不記得我們了。記得你由吳淞運到醫院手術室的時候，你口裏也還叫着我們的名字，但是我拚命的叫你，你却不認識我了。

維漢（敲敲他的頭。）糟糕，我的記憶力怎麼這樣壞，連你們也不記得了。

碧如 那是因爲你的腦子給大炮震暈啊。醫生說你一個時候是要失掉記憶力的。

維漢 是嗎？

思訓 但是，老朋友要是就國事講，我却以爲沒有一個中國人像你這樣記性好的，這

三年之中你沒有一刻忘記我們中國民族的主要任務，你幾乎每天都嚷着「殺啊，

前進！」

碧如 那是因爲你祇記得打仗那時候的事。

維漢 是嗎？那麼你們一定覺到很好笑的吧！

思訓 那兒的話，我們聽起來祇覺得又是使我們尊敬，又是使我慚愧。

維漢 我真是慚愧。我一病就病了這些日子，（他低聲地問）你趕快告訴我這三年中

間中國怎麼樣了？我們的戰事勝利了沒有？東北的失地收回了沒有？

思訓 朋友，假使你問到這些，你回頭也許要後悔你的腦子恢復了原狀呢。當然，我

們的血沒有白流，二二八戰爭證明我們祇要大家一條心救國是可能的。但是這次

戰事的結果是失敗了……東北也至今沒有收回，後來連熱河也給奪去了成立了一

個傀儡偏國，現在連察哈爾和整個華北都很緊張。——

維漢 是嗎？中國現在成了這個樣子嗎？（他迸出沉痛的叫聲）你們爲什麼還待在這

裏守着我呢？我們去呀！

（他又興奮起來了。）

梅娘 你別又太興奮了，你剛好呢。

碧如 是啊，只要把身體養好了，救國的機會總有的，我們耐煩地等着吧。

維漢 等，再等什麼時候啊？

思訓 有一位胡博士叫我們等到五十年以後呢！

維漢 他媽的！

（胡夫人急急上。）

胡夫人 怎麼啦？高先生的病好了？

梅娘 他好了。

思訓 給你的鞭爆放好了。

維漢 啊，胡太太

胡夫人 隋，真是好了，你認得我了。你在我家裏住了幾年了，這是你第一次叫我哩。

維漢 是嗎？那真對不起。

胡夫人 不認識我們倒不要緊，不認識梅娘可真對不起她呢。

梅娘 （笑了）

胡夫人 好，笑，笑，讓你笑個飽罷。

碧如 真是，梅娘也該笑一笑呢。

（華生急上場。）

華生 維漢完全好了有這話嗎？

胡夫人 他認識我們了！

華生 真的嗎？

梅娘 胡先生，真的，真的，

胡夫人這孩子歡喜得發瘋了。

華生 那是應該的。

維漢 (故意地) 殺啊，前進！

梅娘 怎麼啦，你的病又發了嗎？怎麼得了，怎麼得了。

思訓 (很擔心地) 維漢！

華生 我說你們別太高興呢。

維漢 (笑了) 胡先生，不要緊，我真好了。我嚇他的哩。

梅娘 (怨色) 你還要嚇我還嚇得不够嗎！

華生 (對思訓) 剛說的那三水又來了。他一定要來看他們倆，我要他在底下等着，你看還見他不見。

思訓 維漢好不可以讓他再受刺激，我看還是拒絕他的好。

碧如 我也這樣想。

梅娘 (起來堅決地) 不，讓他來看我們吧。

華生 不要緊嗎？

梅娘（與維漢耳語維漢點頭）不要緊的，朋友們都在此地，我怕什麼呢？華生好，那我去叫他上來了。他還當維漢是一個癡子哩。我們都別響吧。

梅娘 他來過二次勸我別守着你，他說：「你幹麼守着一個癡子哩。」

維漢 哼，癡子！

思訓 可是這些人是不必多管的。

碧如 告訴他以後別來了，我看你還是搬到我們那兒去罷。

維漢 你們那兒？

梅娘 你不知道洪先生同黃小姐結了婚哩。

維漢 啊，恭喜，恭喜，這真再好沒有的事。

（三水上來。）

三水 啊，這麼多人。

碧如 呀啊，陳先生久違了。

三水 真是久違了。黃小姐，洪先生一向都好吧？

思訓 好，你好。

三水 好。我們還是一九三一年見過的。

思訓 對哪，三年多了。三水先生什麼時候回國的？

三水 剛回國不久。

思訓 幹麼又回國呢？那邊生意不是很好嗎？

三水 就是生意不成了才回國的。

梅娘 （俯在維漢的膝前）……

三水 梅娘，你又哭着嗎？（他很親切地撫着她對思訓）真是這幾年梅娘可苦透了。

而且若得一點沒有意思，假使維漢還是從前的維漢，我也不說這話，你們也許以為我有成見。但是現在他是這樣一個人。守着有什麼用呢？

梅娘 （故意地）可是，他總算是一個愛國者啊。他爲着救國才負傷的啊。我怎麼能

夠捨棄他呢？

三水 哈哈，「愛國者」「救國！」他完全信了人家的騙。中國有什麼可愛？這樣的

中國有什麼法子救？

維漢 「殺啊，前進！」

三水 「殺啊，前進！」聽說他喊了三年了，他殺了誰？前進到了什麼地方。不錯，人家倒是殺了我們許多人了。……人家倒是前進了。雖然不大好聽，我們倒不如爽爽快快地做做「順民，」還可以平平安安地做點生意，你們說對不對？

思訓 ……………

三水 梅娘真是不必再守着這樣一個癡子了，我的車子在外面，今天外面熱鬧得很，我陪你玩玩，散散心吧。在南洋的時候我不是常常陪你去 Drive 的嗎？（拉她）

梅娘 我陪了你去，誰看護他呢？

三水 （他用手杖指維漢）這樣活屍一樣的人管他幹麼呢？

維漢 KAKI（疾風迅雷似的，搶着他的手杖。把他一帶，三水就倒在他的懷裏去了。）

（這樣他們又格鬥起來。）

但很迅速地又給思訓分開了。）

思訓 不要打，不要打，這裏是人家的客室，不是南洋的野外。

梅娘 噯喲，別打。

維漢 我們看誰是活屍，誰是癡子！

三水 （對思訓） 怎麼啦。維漢沒有癡嗎？

思訓 是的他給你們氣好了，不癡了，你快走吧。

（三水狼狽下。）

梅娘 這一下我纔出了一口氣了。

但維漢還是昂然的站着。他在第二次接連着的鞭爆聲中，他像衝鋒似的一直向觀眾衝去。雖則給愛人和朋友扶住，他狂熱地這樣叫着。殺啊，前進！我們中國人不再做癡子了。我們不要把日子再空過去了。不要讓一二八的血白流了。不願意做亡國奴的，不願意做順民的起來，殺啊，前進！

（幕下）

洪水（獨幕劇）

人物

老翁

少婦——他的媳婦

福兒——她的男孩

女——她的女兒

嬰兒

時代

現代

地點

長江中區某鄉村

布景

月光下的災區。整個舞台前景，爲一斜形的瓦屋頂。舞台表示水線，左側更露一較低茅屋頂。在屋頂間及距離稍遠外，有現於水面的樹梢。在右側靠近前景的樹梢，出水較長。

在這屋頂樹梢攀援着一家農家的殘餘：一個老翁，一個少婦，一個懷中的嬰兒，一個十來歲的女兒。老翁是躺在屋脊上呻吟，其餘的都默然不響，有時發出無力的嘆息。老翁忽然呻吟得利害。

少婦 爸爸，爸爸，你怎樣了？

翁 沒，沒有什麼。

婦 真是，你自己得當心啊。

翁 小孩子怎麼不哭了！

婦 我想是剛才哭軟了哩，今天有一點奶吃還好，到了明天，奶也沒有吃了，那才不得了哩，——不餓死也要哭死！

翁 真是，剛生下來就讓他受這樣的苦……

婦 你呢；辛苦到這末大年紀，還要跟着我們挨餓！

翁 這是我們遭劫啊……我們年老的反正沒有什麼用了，死了倒沒有什麼要緊。至少要你們年輕的救活才好哩。

婦 好好一家人，弄得活一個，死一個，是什麼意思呢？今天我們不見上面漂下來一  
家人的屍身嗎？爸爸！你還是把媳婦女兒小孩子一家人用草繩聯在一起……懷慘  
自然是懷慘，我覺得反是那樣好哩，偏生這孩子的爸爸就那樣先去了……（哽咽）

翁 ……………

女 媽媽，你看那是什麼，那望着我們這邊流的。（用手指着）

婦 （略一望）那還有什麼，還不是淹死的人！

女 媽媽，我怕。（趕緊坐攏來）

婦 怕什麼？蠢東西！白天裏不是看見過很多的嗎？

女 白天裏看見不那樣怕，晚上就有些怕起來了。

婦（很勉強地）蠢東西，這樣的時候怕什麼，誰家沒有死人？

女 可是那死人爲什麼一直望着我們家這邊流呢？

婦 那湖水望我們家這邊流，所以死人就跟着漂來了。

翁 不過也有很奇怪的事呢：前十年發大水的時候，一個圩子冲倒了，死了好幾百人的屍身都給衝散了，有一個姓李的，他爲人很孝道，家裏祇有一個老娘，可怪他的屍身流了好幾天，一直流到他家的門前沒有爛，後來人家替他修了一個李孝墳哩。

女 公公，莫非那個死人是我爸爸。

翁 唔……

婦 若是你爸爸回來了倒也好了，也許他是來找我同他一道去的。（哭）

女（撫其娘手）不，媽媽！你不要死。

婦 不要死，活不了又怎麼辦呢？孩子！

女 福哥哥說總有法子的。

婦 你福哥哥還不大曉得世事，所以那樣說。

翁 福兒這個時候怎麼還不回來？

婦 是啊，我也很擔心。

女 不要緊，福哥哥說他不怕的；就是盆子翻了他赴水也可以赴得回。

婦 但是你曉得，這是什麼時候？多麼凶的水，許多救生艦都不敢上我們這邊來，我

們若是有一點法子想也不肯讓你福哥哥坐盆子去的。

翁 我們真是苦命，就是在發大水的時候也比人家吃虧些；別人住在鎮上的有船渡他

們，有東西先到手。

婦 只願福兒今天弄得一點東西才好，要不然，我們都是明天的命了。

女 媽媽，你看那個死人又流到那面去了。

婦 唔……

女 公公，恐怕他是找錯人家，所以又走了哩。

翁 哼！（苦笑）

婦 真是，水又往那裏流了，一定是這面又倒了圩子，所以才回轉來。

翁 看那小車棚的屋頂都看不見了。

婦 (對着水) 咳，今天晚上又不知道要添多少寡婦！

翁 在這樣的時候，還是年輕的男人法子多一點，女人，小孩，和我這樣的老年人就真是遭劫了，不淹死也要餓死……(很困頓的樣子又伏在屋面上)

婦 爸爸，你真是得保重，好好的把頭放在上面騎一騎罷。(一隻手抱着小孩，一隻手抬扶着) 假若是再有一差二錯，我們更沒有主張了。

翁 (掙扎地躺着)……我活着又有什麼用？看着你們挨餓，我心裏真是不好過。

婦 再別那末說了，我們看着你又餓又病，難道又好過？無非一家人都在一塊兒活一天就好一天。(哽咽)

翁 ……………

女 (月亮大明) 媽媽，你瞧，好月亮！

婦 唉，要是你爸爸還活着，我們又不是住在屋頂上，今天晚上真是好月亮哩！

翁 噯呀！我口裏渴的很。

婦 是呀！我早就曉得你渴了，我們也渴得要死呢……可是喝什麼呢？前前後後的水都是髒的，都浸過死人……喝了更要生病的。

翁 管不了那許多，不生病不也是只有一條死路嗎？

婦 唉，你又……好吧，真兒，你抱着弟弟讓我弄一點水給公公喝。

女 （接過嬰兒）好，弟弟來，姊姊抱你。

婦 咳，喝那裏的好呢？真是說起來沒有人相信：發大水沒有水喝。

翁 還是喝流的水好一點罷。

婦 是啊，我也這樣想，後面的有糞坑，我實在不想讓你喝。（她躬着向台後捧水，

嬰兒哭了。）

女 （拍着）啊呀，弟弟哭了。

婦 （在屋後）哭了就好了，他一直不哭要不是身上還噯，我疑心他死了呢！

女 （拍着他）不，死不了的，我弟弟的命大的很。

婦 哼，將來要做皇帝罷。

翁 咳，要是真有一個真命天子出來，我們也不會這樣的受苦了。

婦 你老人家又說什麼真命天子，我看就是出了真命天子，也不見得有什麼好處給我們。  
們。（捧水來）好，快些起來喝了這口水罷。

翁 （掙起來就少婦手中忙喝之）噯呀，好了！

婦 （用衣襟揩手）要是喝病了，可真麻煩哩。

翁 一點也不麻煩，只要一滾下去就成了。

婦 你又嚇我，爸爸！真聽我的話，我們要死一道死啊！

翁 ……………

女 （忙牽母衣）媽媽，福哥回來了。

婦 在那裏？

女 那裏不是一團黑的。

婦 黑的？（注視）

福 (初其聞聲) 媽媽！我回來了。公公呢？

婦 公公在那裏？

翁 啊！福兒，我在這裏。

福 公公，餓了嗎？

婦 領了東西來了嗎？

福 沒有什麼。(木盆驚攏來的時候，聽得水聲漸瀝。)

婦 噯呀，沒有東西也不要緊，只要你回來了就好了。

福 好險！剛才過那堤的時候，差一點就翻下去了；因為水向我們家這邊流，所以就

回來得快了。(一面上來)

婦 (斜身用手去扯他) 你那是什麼？

福 這是一包大餅，這是一包山薯。

婦 啊呀！好極了，我們可以活命了，這是領來的嗎？

福 不是，領不到手的，水太急了，船又不通，又是鄉下，不大有人送東西來，上次

聽說什麼會用差船運來了十多麻袋麪餅交給我們鎮上，又被我們鎮上的劉大老板扣留了，不肯發給大家，等到昨天發下來，因為隔了好幾天，已發霉了，吃不得，吃了的都生病了。

翁（憤然）是劉順和那傢伙嗎？

福 聽說是我們鎮上的董事。

翁 那真是個絕子滅孫的傢伙！平日只曉得霸佔人家的田地，盤剝人家的利錢，到了這個時候，還要做這樣沒有天良的事！

福 是啊，聽陳大公說是他還開了一個米鋪，他隔不了幾天，又漲了幾個銅子兒一升哩。

翁 那種爲富不仁的傢伙！

婦 那末福兒你這些大餅和山薯從那裏來的呢？

福 這是曹桂生分給我們的。

婦 怎末？曹桂生家還沒有遭水災嗎？

福 他家裏種的田比我們家還要低，都淹得乾乾淨淨了。祇有土墩上還剩了半塊沒有挖，所以這幾天可就救了命了。他分幾隻給我們，不過他說以後他們也沒有了。這兩塊大餅，是陳大公送給我們公公的。

婦 好了，好了，你快把大餅給公公吃，他餓扁了。

福 公公，吃大餅。

翁 不，孩子，你吃！

福 不，這是陳大公給你吃的，我要吃早就吃掉了。

翁 好，我吃半個，其餘的你們分得吃吧。

婦 爸爸，你都吃了吧，我們吃山芋。

翁 （取大餅吃了半個，哽咽不止。）

婦 （取兩個小山芋分給女兒）好你們吃一個，這一袋子山芋不知要做我們幾天的糧

食哩。

女 （接着剝山芋皮。）

婦 照你這孩子吃山芋還要剝皮，可知道隔幾天連山芋皮都沒有吃的！

福 不要緊，媽媽！我們吃完了山芋還可以吃樹葉子。

婦 （指着大樹）道樹上的葉子嗎？

福 唔，陳大公說他的鄰舍把屋旁的樹葉子都快吃完了哩。

女 媽媽，樹葉子怎好吃？

婦 肚子餓起來就什麼都好吃，樹皮哪，草根哪，都好吃的，可惜現在掘不到草根了。

福 我看見他們吃草咧，媽媽胡家門前塘裏的水草飄上來了，他們家裏就抓着吃。

婦 咳！胡家裏平常最講究吃東西的，胡二爺時常到外面捉田雞哪，打野狗吃的；到

了災年，就吃起草來了！……

福 媽媽！陳大公講胡大爺把潤姑娘賣給人家了。

婦 什麼潤姑娘？是時常來找你的那個嗎？

福 ……是的，賣了好幾天，胡大娘才曉得，她哭着向她丈夫要人。胡大爺沒有法

子，說是去把她贖回來；可是出去了幾天，到現在還沒有音訊，有人說不是到外面去，就是淹死了，因為鎮上這幾天祇開過一隻輪船。

婦 唉！胡大娘真是可憐；她三十五歲了！就祇有那麼一個女兒。

翁 可是這樣的時候，祇怕還是賣給人家的好，反正留在家裏也是餓死。前些時胡大娘祇想女兒大了嫁一戶好人家呢，想不到會碰着這樣的厄運的。……

福 公公，要是潤姑娘不賣掉，我長大了一定同她對親的。

翁 哈哈！孩子，你要和潤姑娘對親，她的家裏却不中意你。

福 潤姑娘說她肯嫁給我的。

婦 蠢東西，潤姑娘是小孩子，曉得什麼？她母親要靠女兒養老的，那里肯嫁給我們這樣的窮人家。

福 討厭，我怎麼會生在窮人家裏！

婦 那末你趁早去再投個胎吧，好，別胡說了，快把山芋吃掉，你苦了一整天，也不該餓了嗎？

福 真是餓了。（趕快吃）

婦 慢一點吧，回頭哽了沒有水喝。

福 啊！媽媽，我剛才看見大嬸。

婦 什麼？你看見大嬸了嗎？在那里？

福 在那邊林子裏。

婦 啊！她叫了你嗎？

福 叫我？她死了啊，喝了一滿肚子水就像懷了小孩子似的，凸起很高；她的頭髮和衣服，都給樹枝絆住了，所以漂在那里，我划過那林子邊上的時候，嚇了我一大跳，但是一望就曉得是大嬸的臉，腫得判官似的。

女 媽媽，我怕。

婦 （勉強鎮定）蠢孩子，大嬸怕什麼？咳，真是想不到。早幾天還在我們家火爐邊說着笑話的，給大水一來，亡的亡，死的死了，人真是沒有趣味！

翁 有什麼意味！我活到快六十歲了，沒有想到要睡在瓦上。

(一陣風來)

福 (打了一噤) 媽媽，我冷。

婦 冷？……

福 剛才划來的時候，一點也不覺冷。

婦 我也有些冷了，你剛才在那里用力，自然不冷；這會兒給風一吹，自然就冷起來了。可是有什麼法子想呢？誰都是穿在身上的。……

福 我不過說說，沒有什麼要緊，爸爸不常說過嗎？「男子頭上三把火。」

婦 好，快挨着公公去躺罷，睡在屋這一邊要暖些，風是從那邊吹來的。等到明天上半天出太陽的時候，替你把衫子脫下來洗一洗晒乾吧。

福 明天會出太陽嗎？

婦 會的，今晚這樣好的月亮。

翁 我們真好久不會見太陽了。也應該出太陽了吧。

福 陳大公說，城裏還是下着很大的雨，所以這幾天水又漲了，並且說祇怕這回的大

水很不容易退哩。

翁 水又不退，賑濟又不來，那我們真活不成了

福 (一面安排睡，一面挨着他祖父) 公公！不要緊，我明天再去想法子。

翁 唔唔，好的，你是我最喜歡的孩子啊……

福 還有弟弟呢？

翁 弟弟還小，我也歡喜。

女 我呢？公公不歡喜我嗎？

翁 歡喜歡喜，你是我頂歡喜的孫女兒。

女 那麼你到底頂歡喜誰呢？

福 (抱着他祖父) 公公頂歡喜我，是不是？

翁 (含笑挨挨) 是的是的，

女 你瞧，還不是有偏心？我不來了，我明天不把山芋給公公吃。

福 不要臉，山芋是我討來的，你不把給公公吃！

女 瞧罷，我就不可以去討來給公公吃嗎？

福 你不能夠，你不會赴水，所以不敢划着澡盆去討。

女 你瞧，我偏敢去。

福 瞧你明天去！

女 好，瞧吧。（他們手舞足蹈的在屋頂上爭論）

婦 不要鬧了，你當這是什麼地方？這是在屋頂上啊！這屋子本來就不大牢的，又浸

了好幾天水，你們再若使勁跳幾下就要坍下去了。曉得罷！

福 曉得了。公公！我同你睡，我不是一直同你睡的嗎？

翁 是啊，你睡到這裏來吧。

女 媽媽！我睡在你這裏，偎着弟弟。

（孩子哭起來了。）

女 啊呀，弟弟哭起來了，別哭，別哭，你聽，什麼虫子叫；唧唧的，好；姊姊唱個

虫子歌給你聽吧……

七月七，蟲子牀下唧唧；

八月八，對門河裏大水發，

大水淹齊梁；

蟲子蟲子上了房；

大水淹了倉裏穀，

蟲子蟲子上了屋；

弟弟你別哭

蟲子他說你有福，

將來是個藍屁股。

福（起來）妹妹，弟弟爲什麼是藍屁股？

女 將來做皇帝老子「坐殿」，可不是藍屁股嗎？弟弟不哭！

福 阿和阿和唱的好！妹妹再唱一個。

女 好，我再唱一個月亮歌，可真別哭了

月亮光光，出在東方；

照見弟弟，照見俺娘；

弟弟沒有奶吃，俺娘淚汪汪。

……

女  
（再唱）

月亮光光，像個西瓜，

照見俺娘，照見爸爸；

爸爸不回家，俺娘淚如麻。

婦  
（哭起來了）……

福  
妹妹！別唱了……

（小孩子也不哭了，祇聞少婦啜泣聲。）

福  
公公，說一個故事給我聽。

翁  
快睡了，還說什麼故事。

福 說一個發大水的故事。……我就睡。

翁 好，你一邊睡，我一邊說給你聽。（振起疲頓的精神，用勉強的聲調，一面拍着他的孫兒一面說：）一家人家，有兄弟倆，往日也還和氣，有一年也這樣發大水的時候，他們弟兄倆陷在屋頂上幾十天，可吃的東西都吃完了，又沒有人去救他們……

福 後來怎麼樣呢？

翁 後來，後來他們兄弟打起來，弟弟贏了，就把哥哥吃掉了。

福 這個故事不好，我不要聽，

翁 這才是真的故事呢，好，你是個好孩子，說個好的給你聽罷：有一年發大水，一個孩子家裏祇有一個祖父，他看見水快來了，趕快帶一點乾糧把他祖父背到土山上，也是這樣陷在那里好些日子，沒有人去救他們。

福 後來怎麼樣呢？那祖父把他孩子吃掉了嗎？或是孩子吃掉了他的祖父？

翁 不，都沒有。我說過這是好的故事。祖父看見那剩下的乾糧，若是兩個人吃就快

要不夠了，他想讓他孩子一個人吃，可以多活幾天，等人家去救他。那時，天氣也冷起來了，他就趁他孩子睡着的時候，偷偷地把自己的衣服脫下來替他蓋上。他自己就投水死了。

福 不，公公，你可別投水，我們總是有法子想的；你睡，我不餓也不冷。

翁 蠢孩子，這是說故事啊。

福 好，我瞌睡來了，你把手給我拉着。

翁 那爲什麼呢？

福 我怕你回頭學那個老公公一樣。

翁 哈哈，你放心，不會的，你公公怎麼捨得你？

（一會兒聞福兒鼾聲。）

翁 真是好孩子！一會兒就睡着了的。

婦 （揩着眼睛）是啊，福兒的睡性真好，貞兒也是一樣，你瞧她也是睡着了，真是

你也睡一會兒罷；又是病又是餓，再要不睡，就支持不了啦！

翁 好的，你也睡吧。

婦 我就是這樣坐着睡。

翁 唉！真是辛苦！身上要不是巴着兩個孩子也許要暖熱一點。

她一會也就入睡了。淒涼的月光之下，但聞蟲聲唧唧河水響，老翁徐徐推開福兒的手，起來望了她們一會，輕輕解開自己身上的腰圍和布衫，又輕輕把腰圍蓋在少婦和女兒身上，把布衫替福兒蓋好，又把剩下的大餅疊在福兒的枕邊，迴望一回，好像很滿意似的輕輕的向後屋那面溜下水去了。惟聞輕微的水聲，如訴如泣。少婦動了一動但仍還在夢境裏；福兒更不用說，夢囈似的叫了幾聲「公公，公公，」仍舊入睡。

——幕——

## 二 散文

### 離鄉的滋味

「黯然消魂者別而已矣」。這句話一點也不錯。但也要等待你年紀大了一點，嘗

過了些人生的滋味，你纔真正了解他是何等黯然消魂的事。不然也就不覺得怎麼樣。

民國五年秋，我在長沙師範畢了業。許多朋友都打點去當教員，我算是特別幸福，可以不必到教育界去 *Struggle for existence*（競爭），反有到外國去繼續讀書的機會。因為我的三舅父梅園先生被任為湖南留日學生經理員，他要帶我到東京去進高等學校。我聽了這種命令時趕忙和家人一起清檢行李預備起程，又跑到那些相契的朋友那裏去辭行。我動身前的幾點鐘還在呂鑄嘉兄那裏呢。隨後回家別了母親，兄弟，舅母和已有婚約的激瑜，隨着三舅於八月一日晚上搭沙市輪船動身。我這時心裏充滿了小孩子的歡喜，充滿了宗廟式的雄心，充滿了詩人的想像，毫不覺得「別」這個字含着何等甚深意義。這是我第一次離開長沙。

第二次離開長沙在民國八年，也是一個秋天。我從東京歸國，在上海會了三舅，便回長沙，一回長沙，便使我理會得第一次離開長沙的意義了。我的同學死去了好幾個；有的病亡，有的被兵匪殺了。在省城時，長好和黃衍仁汪鐵士到他家去談天的呂鑄嘉，我第一次離開長沙的前幾點鐘還和他約束將來如何回到歐洲留學的呂鑄嘉早已於半年

(?)前害了癆病死了。因為我在報上做了一首長詩追悼他，一天在街上過了他的父親，他老人家那慘淡消瘦的面容上還含着微笑向我道謝。我那時心裏真是說不出的難過，尋不出話來慰藉他老人家。

還有慘過於此的，便是我的七叔七嬭之死，我的七叔和九叔本在鄉裏種田，因為當時有許多人到江西某地開墾回來的都把地方說得非常好：地價如何便宜，開墾事業如何有望。也是因為湖南那幾年收成不好，生計艱難，所以我九叔便邀了七叔變賣了所有的家具，攜了家小，千山萬水的走到江西。不想天不從人願，冒萬苦千辛披荆斬棘地剛墾了半年，這些移民嘗不住那山嵐瘴氣，十人九病，我七叔便也病得不堪。因為病了，更是不名一錢。我七嬭總算竭盡心力的在看護他，不想一天因為煎藥偶然失慎，那小小的茅房頓時着了火。我的七嬭趕忙把七叔從床上扶了出來，七叔因為還想到茅房裏搶一兩件東西，拚命地又跑到火裏去，不想他老人家剛進去，茅房便倒了下來，我那可憐的七叔，便燒死在離鄉千餘里的江西了。

七叔死後，七嬭從江西歸鄉，後來改嫁到某家，却因張敬堯禍湘，到處兵匪縱橫，

七嫫因爲要避免兵匪的污辱，和他家的姑嫂一併投在塘裏自盡了。如是我七叔夫婦兩人，便一死於火，一死於水。

親類中的慘事，不一而足。最使我傷感的便是我姨媽之死。我長說我的外祖母做了兩件好事；一件是代我三舅討了一個好妻子，一個是我姨媽配了一個好丈夫，他老人家以爲這「男婚女配」，是盡他老人家的愛兒女的心，不知却是替他們預定了一條黑暗的，死的路程，叫他們一天一天非向那條路上走去不可。我的姨母的結婚生活中似乎不會感過什麼幸福。她祇望生一個男孩子，將來大了也替她出出氣，誰知也是天不從人願，一連生了四個女孩子，直到後來，總算畢竟生了一個男孩子，但她腿上了病，又沒有好的醫生替她診，後來爛穿了七個洞，便於我外祖父的家裏的西廂房裏，斷送她那三十年間的暗談的生涯了。

這些慘事本來很夠我覺悟人生的滋味。不過究竟死的是朋友，叔叔，嫫嫫，姨媽，於一個正在飢求着愛的甜味的青年，有什麼多大的打擊。世間許有不幸的事，但那些究竟是降在別人身上的。我們却是運命的寵兒，但能於夢一般的幸福生活中，對於不

幸者表深厚的同情便夠了。所以那年八月中秋前我爲家人所送，冒着蕭蕭的晚雨登一小輪船時，我的心裏也不覺怎麼難過，并且還希望那船越開的快越好，因爲我帶着激瑜妹同行，而他的出門是沒有得着他的祖母和她的母親的同意的。這次旅行，雖是一種冒險，但實是我有生以來最甜蜜的旅行。我們都商量着將來的夢，對於故鄉和親人的留戀之情是很輕的。這是我第二次離開長沙。

我本不想這幾年有機會到長沙去的。我和激瑜都因爲梅園舅父在長沙爲豺狼所害，而此等豺狼尙盤據長沙，豺狼一日不去，我們是不回去的；所以我們甯可把母親弟妹接到上海來住。不想去年激瑜在滬染病，誤於庸醫，日益衰弱，她急想歸鄉調養，莫奈何祇得送她回去。那時我母親也得歸了外祖母危篤之報，急欲歸鄉侍疾，便帶了小孩子一起回去。可憐從上海動身經過無窮的辛苦，無窮的危險，費去了三個多月的日子，纔算勉強把她送到了長沙。在長沙鄉裏又住了三月之久，祇望她早占勿藥，重登幸福的旅途，誰知運命的女神對於他的寵兒，亦無所假借，竟於去年末奪我激瑜而去！我纔知道「不幸」這件事不是單降於某種人的，是可降於任何人的！不是單降於他人

的，是連我也會遭過的；我們不單是他人不幸的同情者，有時也是需要他人同情的不幸者。去年陰歷十二月二十日的黃昏，距我激瑜之死的六點鐘前，我從城裏跋涉七八十里之長途，奔回我外祖父的家裏來看她的病。她那時已經是病骨支離欲哭無淚。堅囑我莫離開她，要我送她的終，我說『我今天心裏很甯靜，我確信決沒有那回事』。覺得運命的嚴肅的她，冷然的說：『咳，我最初也確信決沒有這回事。像我們在東京確信我爹爹決沒有過害那回事一樣，但是我的許多確信都次第打消了』。我又說：『你放心罷，上帝決不會輕易把你召回去的』，意思是上帝還得使你在世上多受些苦難，不肯輕易解除我們的責任。但是激瑜毫不感覺得安慰。她絕望的說：『上帝要召我們去是很容易的。……你今晚務必要送我的終……我今晚死了是幸福』。我聽了她的話雖然心裏像刀也似的割，但我仍是確信決沒有這回事。至少隔那「不幸」的距離還遠。所以我外公堅勸我去睡時，我也和衣睡了一會。誰知我第三次起來看她，并依她的意思，扶她起來斜臥在我的右臂時她竟在我的懷裏長睡不醒了。我那時的心裏鬚鬚遇迅雷疾風，山崩海啸，祇覺得宇宙的威力之不可抗，祇覺得渺小短促的人生之無意

義，祇覺得運命之絕對的嚴肅。啊，嚴肅！我們會否嚴肅的觀察過人生，會否嚴肅的創造過甚麼藝術！不，不會有過這事，因為我們總以為不幸究竟是他人的事，究竟輪不到我們倆！

第三次離開長沙的却是這回的事。在長沙愁慘的空氣裏呼吸了將近一年，到了非離開長沙不可的境過，年不過半百而白髮如銀的慈母雖然十分不想我離開長沙，但看見我的精神上和物質上都有走的必要，所以也祇好讓我走。

行李都已搬到城裏去了，好就近搬到船上去。吃完了早飯，便同三弟到城裏去找開漢口的船，有什麼船便搭什麼船去。母親先說要同進城去送我們的行。我們說『不必』。母親便抱着我那可愛的孩子「海男」，噯喲，海男啊，我是多麼愛你，多麼不能離你，爹爹寫到這裏，眼淚滴了一紙呢——送到門前路上。她老人家站在一枝松樹旁邊，囑咐我們一路好生保養，又特別囑咐我『以後別那樣喝酒』時，我那孩子似乎也感覺得他爹爹此次進城和往常不同些。他并不嚷着要『爹爹買些條絲糕回來把海男吃』。却在他祖母懷裏，悶悶兒的，做出莫明其妙的表情。大約是他的「冬姑媽」告訴他：

「爹爹同三叔到上海去了」吧。我們走到那松林裏時早聽得海男哭起來了。一直走過那松林還聽得海男在那裏哭。我聽了他的哭聲，想到長眠在楓子坤頭的他的母親，噯呀，激瑜呀，恕我，沒有到你墳上來辭行。我是何等想來啣，但又是何等不忍來啊。我吞着帶鹹味的眼淚，一聲也不響，撐着傘，只是走，走到新刷了粉的白皮靴上面飛滿了很厚很厚的黑塵，這纔對三弟說：「水又退了許多呢」，因為已經到了湘水之濱了。

### 夢裏的故鄉

從青年會裏別了柳羅兩君，和許多趕來送行的諸位朋友同到船上時，已經八點鐘了。船小人多，房艙又恰在火艙側邊，蒸悶得不堪，一時頭上汗如雨下。祇得重偕他們上岸，在江邊立談。談起這半年間的影事，又談到將來的計劃，雜着又說了些笑話。站在江邊警戒的兵士，等着接河江生意的車夫，在碼頭上買水菓的小商人們，聽得我們時而笑談，時而嘆息，都睜着好奇的眼睛望着我們；我們談到差不多要開船的時候，

我五弟也提着籃子趕了來，我囑咐他發憤讀書，并且要他趕快下鄉到媽媽那裏去。因為媽媽驟然離了他兩個兒子心裏一定寂寞得不堪，何況又在一番人生的悲哀以後呢？我和送行的諸位好友一一握別了，五弟同九叔重又送我上船，船本說晚上九點半鐘開，但直到十一點鐘纔開，所以他們談到很晚纔去。後來汽笛一聲，賣水菓吃食的人都上了岸，這纔聽得機聲軋軋，船身打了個大兜轉，向湘水下流直駛，一時水聲震耳，清風飄衣，蒸悶之氣，爲之一散。這總算真離了長沙了。我和同行的三弟，葉鼎落君坐在船邊的石磴上，手攀着鐵欄，望着夜霧迷茫中的湘水，望着萬家燈火的長沙，望着新由雲中出來的半圓的明月，像都引動了各人的愁緒，相對無言。這時的情境正所謂「晚風嘆息白浪吼」The night-winds sigh, the breakers roar 我低吟着擺論的「去國行」My native land good night! 不覺淚下。船行極慢，祇聽得船兩邊竹篙打水之聲，與報告「四尺五」，「五尺」，「五尺一」，「五尺三」……之聲。夜越深，水也越深，風也越冷，他們也不打水尺了。我們勞苦了一天昏昏思睡。便下到艙裏去尋我夢裏故鄉啊！故鄉，當於夢裏求之耳！我們去年不是爲求故鄉而歸的嗎？去年在南通時友人

左舜生兄勸我們歸上海，我們不是厭倦上海的喧囂，想要到我們的故鄉求暫時的安息嗎？我不還引着威廉易慈 William Yeats「銀泥絲瑚理之湖島」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 的首章——

I will arise and go now, and go to Innisfree, and a small cabin build there  
of clay and wattles made;

Nine bean rows will I have there, a hive for the honey bee, and live alone  
in the bee-loud glade,

好，去，到銀泥斯瑚理去，

到那裏去用泥和樹枝子建一間小屋；

去栽九塊豆子，養一箱蜜蜂，

獨在那蜂聲嗡嗡的山徑裏享人間的清福。

來表示我們的憶鄉之情 Spiritual nostalgia 婉謝他的勸告嗎？但我們一回到我們的「銀泥斯瑚理」去，纔發見我們還是異鄉人。我們帶的錢，在路上時用罄了口，拚

回去，其實無家可歸，我們祖上留下來的唯一棟房子，就是我的誕生地，早已賣給人家去了，我走那所房子前面經過時，幾乎不會哭出來。因為連我小時候攀援過的那些果樹都被新主人砍掉了。我們「上無一尺天，下無一尺地」却到那裏去找泥和樹枝子建小屋，更到那裏去栽豆子養蜜蜂呢？我們後來祇好都住在外祖父家裏。激瑜在養病，我們便在山裏檢檢柴，舂舂米。我們外祖父家裏本來養了兩大箱蜜蜂，平常每年要出十幾斤蜜，可巧自從我三舅被刺之後，那些蜜蜂子都跑了。所以激瑜氣喘的時候，想要弄點蜜把她潤潤肺，得託人四處去討。在平常是用之不竭的。鄉裏人都說：蜜蜂跑了主人丁不利。不想激瑜果然也應了蜜蜂的預言，一病不起。人生不過數十寒暑，無貴無賤終於一死。她雖然不會如她自己和我的願，多做得一些事業，多過得幾天暢快日子，但她總算歸了故土了。最難得的是她死時所睡的牀 *Death-bed* 便是她生時所睡的牀 *Birth-bed*。更難得她葬在她二姑媽，即我二姨媽傍邊，也可以不寂寞了。我有一晚夢見讀她寄我的詩，醒來也做一首，說：「是耶非耶誰能保，夢中忽得君詩稿；倦鳥欣能返故林，小羊姑讓眠青草。平生好潔兼好靜，紅塵不若青山好，祇憐尚有同

心人，從此憂傷以終老。」她算倦鳥似的宿在故枝上了，小羊似的眠的青草上了。但我於她死後雖在生我長我的故鄉生活了半年，却依然是個異鄉人，依然是「上無一尺天，下無一尺地，」依然天天感着精神上生活上的不安，我的故鄉愛我的，希望我以於我不甚適合的希望，恨我的也罪我以於我不甚適合的罪名，我時常城裏住得厭了，又下鄉，鄉裏住得不安了又上城，我總覺得我眼裏的故鄉，還不能慰藉我的鄉愁，我覺得我在異鄉異國受了侮辱，冷遇，感着人生的淒涼的時候我所景慕，我所希求，我所恨不得立刻投到她懷裏的那個故鄉，似乎比這個要光明些，要溫暖些，我光景是回錯了！我的靈魂他又引我到我所夢想的那個故鄉去了。啊！夢裏的故鄉。

### 不堪回首的那一夜

「歷盡艱辛願尚乖，雙雙忍見舊時鞋。隨將滄海無邊月，踏遍櫻花第幾街，南通旅况不可憶；西子游蹤難去懷。待到一身人事盡，猖狂乞食到天涯！」

船是離開長沙的第三日早晨到漢口的。從長沙動身的那一天，恰好接着武昌時中書社胡文兄的回信，說我們若在漢口有幾天頑，要找一地方放行李時當以昇平街的武漢書業公會最爲近便。所以船一抵岸我們便叫挑夫先把隨身行李挑到書業公會去。想回頭叫那裏的用人來接那些落了槍的行李。但到書業公會一問時，纔知道胡文兄還沒有來接洽過，打電話問他時，他又不在家，沒奈何權把那些行李寄在那裏。一面要三弟和鼎洛去把船上的行李也搬起來再說。我便到剛纔通過的長郡會館和湖南小學，想找一同鄉人交涉一最妥當的寄行李的地方。湖南小學便在長郡會館的貼鄰，到長郡會館去看時裏面正在修理房屋。右邊一間花廳內有五六個腦滿腸肥的人正在用飯，我也不便去驚動他們。又走到湖南小學，却見一間廣廳，一座戲台桌椅都堆在戲台上面。廣廳上幾個小孩在那裏滾圈，一個中年人同一個老婆子坐在廳旁一條高凳上談天。我問那中年人時，纔知「學校放了假，先生還沒有來呢。」於是我想在異鄉找同鄉人的計劃便失敗了。這一來祇好仍照原定計劃把行李權且寄在書業公會。及到河下去接行李時，則見他們兩人站在躉船上，爲十幾個挑夫所包圍，眼睜睜望着那幾口大書箱畫

箱沒有法子。我說『怎麼啦？』三弟說：「由這裏到昇平街這麼近，他們要四五塊錢呢。」我說：『那裏的話』。鼎洛說：「他們兇惡得很，執意非要這樣多不肯替我們挑。并且還不許別的人挑呢」。這一下我纔覺得我們真做了異鄉人了。一時無法，纔想起民國八年我帶漱瑜到日本去讀書經過漢口，去年送漱瑜到湖南去養病又經過漢口都會住過的那麗華棧來！我此次原怕舊地重經，容易惹起悲感，纔不要住棧房。但事勢如此，逼我非住棧房不可。便飛跑到麗華棧，和那老板商量，要他派一得力的茶房去替我們接行李。他便叫一個剪着西式頭，鑲着金牙的少年隨我去。我心裏着急得很，但那少年他祇是含着微笑，低着頭，用右手提着一邊的褲腳，不慌不忙地跟着我走。我們走到躉船上時，那些兇惡的挑夫依然與他們兩人相持不下。我同來的這少年便把手一揮，對他們含着什麼意義似的說：

——挑起去呀！

——挑到那裏去呀？

——挑到我們棧裏去呀！

——挑到你們棧裏去也要這樣多錢呀！

那少年便對他們搭我們不大明白的「裏手話」。隔了一會纔走到我到我面前，露出白中嵌着一點金的牙微笑着，低聲對我說：「你們先一頭說挑到我們棧房裏去，話便好說多了。因為你們說過要挑到昇平街，所以他們纔敲這樣大的竹槓。現在他們一定要這樣多」，說着把手一約——「纔肯挑。我看恐怕非給他們這樣多辦不到了」——說都又把手一約——「唔家看怎麼樣？」我根本不懂他手指約的是多少，所以也率性不管，便對他說：「一切都拜託你，隨你去辦罷。」他回頭對他們說：「這位是我們棧房裏的熟客人，你們得幫幫忙。算這樣多罷。」於是他們便妥協了。擱的擱，挑的挑，抬的抬，七手八脚，前耶後許，纔算把那五六件大行李弄上岸了。上岸後，我們本要跟着行李走。同來的那少年一把扯住我說：「讓他們先走不要緊的。現在漢口很戒嚴，你們這樣多人押着這麼重的行李恐怕有些不便。」於是我們便也不慌不忙，遠遠的跟着走。不一時到了棧房，把行李都交割清楚了。帳房開力錢時，我交給他的十元鈔票剩了八元，我纔知道出了兩元。於是我第三次離鄉所遭遇的第一個困難問題算是這樣

解決了。

在麗華棧吃了早飯，便要老板派人送我們到集稼嘴，去找在湖南五色公會辦事的談梓章兄。我們渡過那黃流洶湧與長江直角相交的流水，通過好幾條半為鐵釘，鐵輪，鐵條霸佔了的街道，留心四面觀望可沒有見什麼「湖南五色公會」因問一個坐在街邊和一賣哈德門香烟的女子閒談的警察，他纔指示了我們應去的路，並且說「你問的是五色公會罷」我們照他所指的路，走到目的地，我纔恍然知道我弄錯了。我疑心是染業的同業組合的五色公會，却是長沙瀏陽等五邑的船幫公所呢。入門問當差的：「談先生在家麼」？他便叫了一聲：「談先生！客來了」。不一會我那位矮登登，面團團，肚子大得像彌勒佛似的老同學一擺一搖的出來了。我們足有五六個月沒有見面。他趕忙邀我們上樓敘敘闊別之情。我去年回湖南住在外祖父家裏時，他曾由他那邊鄉裏遠道來訪我並且看激瑜的病。激瑜死的前兩個星期，我還在他家，受他夫妻很親切的招待。後來激瑜過了，他還寄過我很深厚的同情。他此時會面仍不免爲我慨嘆。他留我們吃了午飯，便邀我同去遊伯牙台。我們通過了林立的烟突內吐出或黑成白的煤烟如

雲物之變幻的兵工廠；我們通過了以晴川閣爲頭隆起像烏龜似的大別山；我們通過了「對英經濟絕交」與哈德門香烟同時存在的，連四五歲的小女孩都纏着小足的漢陽城；這纔七彎八轉到了「古琴台」所謂「古琴台」也是荒涼寂寞的自身！進門去那幾間空漠的廳堂，亂石當墻黑烟滿壁，顯然是乞兒流浪者在這裏煮飯的痕跡。再進去，一帶破舊的粉牆上嵌着以「壁上題詩吾去矣」爲末句的四塊石碑。那前臨月湖的幾間亭子已經是斷瓦成堆，頽垣無跡祇剩幾根柱頭枯骨似的表示他當年的存在。據梓章說以前我們到這裏還可以看得見伯牙的石像，現在不知搬到那裏去了。我們在亭子前面徘徊了好一會，祇覺得這個地方好極了。三面都是滿長着芰荷的月湖，荷葉中時有小船往來，萬綠之中着幾點深藍淡白，色彩已夠醉人，況好風忽來，芰荷齊動，清芬所撲，五體皆香。好事者特卜此地爲伯牙琴台，也可謂不負伯牙。不過我們來時，此地別無遊人，祇一母猪在台旁樹下貪甜美的晝眠，却是何等深刻的諷刺！

出琴台後遊了辛亥革命時會爲民軍司令部的歸元寺，五百羅漢彫刻之生動，頗足以證明中國人藝術的天才。寺前池內養着無數的烏龜，投以食物則萬頭攢動使人見了

心裏作惡。出歸元寺後復步行至鸚鵡洲訪禰衡墓。墓在水龍公所左側，內面紮了兵。我們進去時，那守門的問我們：「找誰的？」我的同伴笑答是：「找禰先生的。」我說：「不是找誰的。是來看看禰衡墓。」那兵士指着左邊一張小門放我進去。我們進去一看時原來是一個長方形的院了，後面有一棟上下兩間的樓房，似乎沒有住人。中間一座古墓，四面用花崗石圍了。上面叢生着秋草，還垂覆着枯萎的藤蘿。前面有一條缺腳的石臺，靠着那石台上的墓石上橫刻着「漢處士禰衡墓」六個大字。啊！這就是那使千古之後阿瞞的子孫聞鼓聲而知懼的禰先生的長眠之所了。去年在南通時曾謁過罵武則天的駱賓王墓，今年過漢陽又得謁罵阿瞞的禰衡墓也可謂不幸中的幸事，與他們低徊有頃纔就歸途。途經晴川閣，又鼓其將疲之足力，登閣啜茗，閣上的對聯只剩了「青春鸚鵡起樓台」一邊。閣前有兩樹，高幾與閣齊，由樹巔可以望武昌的黃鶴樓，時日色將暮，燈火漸多，晚風蕭蕭，烟波盪盪，征帆影少，汽笛聲悲。我們各喝了一杯清茶，也無心再坐，便下了閣子轉至比來時較上游的碼頭，渡了漢水，便要歸漢口棧房了。梓章又定要邀我們洗澡，洗了澡又邀我們去遊新市場，在新市場却又

引起了我的懷舊之情。原來在上海時多會偕老母，弟弟，及激瑜在大世界聽過的那唱大鼓的白雲鵬，却在此間獻藝。他這晚唱的恰又是他常唱的孟姜女哭倒萬里長城。——

「祇哭得天上的飛鳶難展翅，祇哭得深山的猛虎似騷羊，祇哭得日月無光天地慘，祇哭得嘩喇喇那長城倒了一板牆……」我心裏想倘若我做了范郎，情感那樣激烈的激瑜必定做了孟姜，但於今他先我而死，我却在這裏「及時行樂。」；她的母親在鄉裏對人說「激瑜初死時他還哭得很，但不過幾個月，他全然沒有這事了。」我真這樣容易把她忘了嗎？我的心事真有人懂得嗎？……我不覺心潮騰湧，熱淚奪眶而出。聽過大鼓後梓章又邀我們在菜館晚餐，席間痛飲花彫，意識纔稍為蒙糊。蹣跚踉蹌穿過英租界，望河街走去。冷清清的洋街上，印捕與「支那兵」鬼魅似的站在街心，偶然一兩乘人力車通過，上面却坐的是一些油頭粉面的「Vampire」（吸血鬼），在銀白的街燈之下，拖幾條纖長的黑影而去。我們正通過某路的街心望中國界去時，忽然聽得後面一聲怪吼，一個圓睜着兩把火炬似的眼珠的怪物，望我們筆直衝來，我們不是跑得快時險些齧了牠的齒牙。好容易跑到河街找到了麗華棧，叫開門進去，棧房的人早已睡了。茶

房領我們上了三層樓，開了後面一間房，把電燈也扭燃了。我們隨身的行李也排在這間房裏，房裏有兩個鋪，我們的鋪蓋也替我們打開鋪好了。但是這道這間房子不正是我去年同激瑜嘗了千辛萬苦經過漢口歸湖南時住過的那間房子嗎？當日激瑜不是睡在靠窗子的這個鐵床上嗎？我不是睡在側邊用兩條檯支起的這張藤牀上嗎？我不是在這牀上用極度緊張的神經聽她的呼息，生怕她又氣喘嗎？我不是一聽得她氣喘便起來用預備好了的熱水瓶裏的開水，沖些杏仁露，或她喜歡的菓子露去喂給她吃嗎？我不是怕她吹了風把那邊那扇缺了一塊玻璃的窗子用手巾遮起過的嗎？我那天爲回湖南的船費不足，過江去找朋友借錢，不是把她一人丟在這間房子裏嗎？我一去幾點鐘，她舉目無親，要什麼東西喊人又不應，并且也沒有氣力喊，喊得來，他們那些茶房也誰能細膩地體她的意思招扶她。她氣噪起來，急得獨自一人哭得轉不過氣來的，不是這間房子嗎？我每一想到她那樣神經敏銳，感情激烈的女子，百事好勝，偏得下難治之症，身體弱到差不多隨時有死的可能。這時在歸鄉養病的途中一切全靠唯一的伴侶招扶，但他們倆現在由遠道歸來，盤纏到這將近故鄉的異鄉時已是不名一錢，他必得想法子

去籌錢，她也必得讓他去，但她隨時氣喘，隨時要起來吃藥，隨時要人招扶她，也祇好勉強忍耐辜違她的伴侶速速歸來，但她的伴侶因爲在異鄉借錢不是容易的，在勢不能速歸。這時她祇好獨臥在異鄉客舍的樓上老等。她的敏銳的神經，不能不驅起她想像她的伴侶的借錢的結果。借得到固然好，設或借不到，至少一時不能不留滯在這舉目無親的異鄉。平時久在異鄉，還沒有什麼。此時身有重病，設或病愈沉重，又無錢醫治，縱不致埋骨異鄉，但於生前不能重見故鄉風物，和生身的母親，與親生的愛兒一面是何等不甘心的事！她越等她的伴侶不歸，她必然越焦急，越焦急。她必然越氣喘，越氣喘，她必然越心裏慌，恐怕她於伴侶未歸以前，早作了異鄉之鬼。漱瑜啊，我從武昌歸這間房子的時候，你不是睜着淚眼望着我嗎？你臉上不呈着十分的慰安之色嗎？你不知道因爲你的病弄得神經過敏的我，也一路上提心吊胆生怕我還沒有回來。你便有什麼差錯呢！……我每一想到這裏，我的心便碎了。現在不幸又恰好給我想到這裏的最良的機會；於是我那蒙糊了的意識全然清醒了。我隱匿着我的說不出的悲哀，脫了衣鞋，便睡在這鐵床上即近窗的漱瑜當日睡的這一頭，把窗子打開，滿擬尋

些舊夢，但自早晨以來，爲搬行李上岸，爲到集稼嘴訪友，爲遊漢陽城，伯牙台，爲瞻仰觀歸元寺，爲謁禰衡墓，爲登晴川閣，爲遊新市場，爲聽白雲鵬的大鼓，爲拚命喝花彫所疲勞的我，倒在床上在他們的談笑聲中暗自傷心了一陣，也昏昏的睡去了。

### 三 詩

#### 七夕

十年七月七日夜，月明風清，和漱瑜妹坐戶塚練兵場小山上娓娓談故鄉事，歸時  
清露滿衣矣。

星河悄悄流

月色涼如許！

草兒扶白露同眠

蘆葉捉清風私語

茫茫的練兵場上

輕輕籠着銀紗，

正擗擗地萬家村鼓

忽鳴——嗚地——列征車！

念母弟之無依：

願有翅而能飛。

話兒時的瑣事

忘白露之霑衣。

雖同作異鄉的旅人

也難得這樣佳的七夕；

誰把故國的邨歌

吹入那冷冷的玉笛？

田漢創作選

春月的下面（題畫）

巖頭亂垂着落葉，  
映着多情的好月；  
巖下正臨着蒼波，  
波上也帶些兒月色。

巖上如茵的碧草，  
坐一個翩翩的年少，  
着一件淡紅色的襯衣，  
單一身天鵝絨的夾襖。

花是這麼熱烈，

他是這麼純潔，  
了不覺春寒，  
露出胸兒如雪。

獨自淒涼的月下，  
手撫流青的柔髮。  
像歌德的訪南歐？  
像擺倫的哀希臘？

莫提歌德的意國記，  
莫歌擺倫的希臘歌，  
願將渺渺的情懷，  
託之脈脈的微波。

田漢創作選

波面春風片片，

吹動愛神的琴線？

鬢髻一聲聲，

「相見爭如不見。」

### 東都春雨曲

東都迎暖玉之春，

美人酌夜光之杯，

習習地風吹朱戶，

蕭蕭地雨滴銀街。

像這般濃豔之都，

悠獨那般清澹，  
輕飄長袖之衫，  
斜打紫油之傘。

懨懨地鎖着眉尖，  
盈盈地含着眼淚；  
在這雨絲風片中間，  
越顯得亂愁如醉

偶然停住了圓膚，  
默默地低垂粉頸，  
好像在街水中間，  
自顧娉婷的孤影。

人影伶仃漸遠，  
雨聲淅瀝難聽，  
寂寞兩行銀杏，  
朦朧幾盞街燈，

暴風雨後的春朝

好月兒，

剛伴我，

過元宵。

半夜裏，

雨淋漓，

風怒號！

樹枝搖，

門板裂，

雷絲鳴。

像名將，

帶強兵，

打雄城！

一響來，

天又清，

日又好。

家家的，

短牆頭，

啼小鳥。

田漢創作選

分明是，

頌和平，

傷戰爭；

春風裏，

曼陀璘，

一聲聲。

## 黃昏

原之頭，

屋之角，

林之間；

塵非塵，

霧非霧，

烟非烟。

晚風兒，

吹野樹，

低聲泣；

四野裏，

草蟲兒，

唧唧唧！

戀人啊！

試爲我，

唱新詞！

田漢創作選

「小聲兒，

如空際，

的游絲。——

「私語啊，

銀灰的，

星光底！

安眠啊，

溜圓的，

露珠裏！」



